

# 淮南鴻烈集解

## 卷九

主術訓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與故曰主術也因以題篇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言而事辦也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度作動因循而

任下責成而不勞成辦而不自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也○文典謹按治要引導治要引度作動者道也導與下文稱辭對

文於義爲長當從之今本作導者涉下文先導而誤耳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也相儀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

孫詒讓云正與政聲同古通後文執正營事同○文典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過猶誤也○王念孫云謹按孫說是也治要引正作耳能聽而執政者進諫

改之也舉猶動也虛無失策以謀事言之舉無過事以行事言之若改舉爲謀則與無過事三字義不相屬且與上句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舉無過事賈子保傳篇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即淮南所

本大戴禮保傳篇同文子自然篇謀言爲文章○文典謹按治行爲儀表於天下俞樾云於天下三字衍

無失策舉無過事又本於淮南也言爲文章要引爲作成行爲儀表於天下俞樾云於天下三字衍

文也涉高注曰爲天下人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

自然○文典謹按治要引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

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卿點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冕冠戴纁塞

也前旒冕前珠飾也按說文冕下云冕大夫以上冠也遠延垂璽執纁又璽下云垂玉也冕飾戴纁塞

耳所以掩聰不欲其妄聞也莊讀而賈莊蓋之莊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天子外屏所以自障

屏樹垣也。門內之垣謂之樹。論語曰：國君樹。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文典謹按：治所治者大，則所守

者少。○王念孫云：少當為小字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小。未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文典謹按：治要引聽作聞。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

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好也。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

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王念孫云：通於天道，本作通合於天。今本脫

自然篇：正作通合於天。天與精為韻。天字合韻。讀若汀。小雅節南山篇：不弔昊天，與寧定為韻。乾象傳：乃統天。時乘六龍，以御天。與形成命，貞寧為韻。坤象傳：乃順承天，與生為韻。乾文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字多有入耕部者。詩：易楚辭：九章：瞭杳杳而薄天。九辯：瞭冥冥而薄天。並與名為韻。凡周秦用韻之文，天字多有入耕部者。詩：易楚辭：而外不可枚舉。若作通於天道，則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失其韻矣。此文上下十八句，皆用韻。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道

至大非人智。感所能得也。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言釋神安靜，智不出於四域，信身懷其仁誠之心，懷

甘雨時降。○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引：甘雨時降，作甘雨以時。五穀蕃植，蕃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

穀，新穀也。薦之明堂，嘗之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二十八引：獻功作報功。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文

典謹按：御覽七十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倘伴也。其民樸重端慤，端直也。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

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王念孫云：殺本作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荀子議

不用，不試猶不用也。若云不殺，則非其指矣。太平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省約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

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正作不試。文子精誠篇同。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省約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

至交趾，北至幽都，幽冥東至暘谷，所出也。西至三危，三危西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

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

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治事削薄其德曾

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烏。擗枕而狎犬也。亂乃逾甚。逾枝益也。○莊達吉云。枕說文曹操亦

是杖也。此排悅義當從之。○陳觀樓云：說山篇作執彈而招鳥揮也。安悅文悅木杖也。悅王同悅文夾碑。特

也。○文引謹按御覽。夫水濁則魚噉。魚噉則魚短氣。吳郡武主長菑武主引噉下。○文引謹按政苛則民亂。○言無辜也。

奇云說文解字出詩外傳王受命曰莫不鳴登比類歸德蓋亦衆口上向之義水濁則魚鳴政

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飢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皆形有所切也。是

以上多故則下多詐。故巧。○洪頤煊云。原道訓。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高注。智故。巧飾也。倣真。

調巧故萌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上多事則下多態上頂憂則下不定不定不知上多求則下交爭

其不爲巧故也。故當訓爲巧不爲詐也。一多言其下不爲所從也。上多求其下不爲其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易栗而耳。望包所以故火也。堞塵壓也。楚人謂之堞。堞動塵之貌。弭止也。

也。按此許注，屬入高注本者。攷聖人事，省而易治。戎兵而易勝。○陶方琦云：文選宋玉風賦注引許注，塋塵

說文塵也。廣雅釋詁。塤塵也。故聖人事名而易。治求寡而易。澹給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鬼谷子曰。聖人應聲。最之殺形。其行至者。太乙。寶河曰。未聞身治而國用。

而成功然保真指德推誠實天下從之女譽之應聲景之像刑其所修者本也亂故曰其所修者本也開

器不足以稱風，穀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過也。

冬<sub>冬</sub>日<sub>日</sub>之<sub>之</sub>陽<sub>陽</sub>夏<sub>夏</sub>日<sub>日</sub>之<sub>之</sub>陰<sub>陰</sub>萬<sub>萬</sub>物<sub>物</sub>歸<sub>歸</sub>之<sub>之</sub>而<sub>而</sub>莫<sub>莫</sub>使<sub>使</sub>之<sub>之</sub>然<sub>然</sub>歸<sub>歸</sub>陰<sub>陰</sub>莫<sub>莫</sub>使<sub>使</sub>之<sub>之</sub>自<sub>自</sub>然<sub>然</sub>如<sub>如</sub>是<sub>是</sub>也<sub>也</sub>故<sub>故</sub>至<sub>至</sub>精<sub>精</sub>之<sub>之</sub>像<sub>像</sub>弗<sub>弗</sub>招<sub>招</sub>而<sub>而</sub>自<sub>自</sub>來<sub>來</sub>不<sub>不</sub>蹙<sub>蹙</sub>而



曠替而為太宰。替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雖盲而大治。魯國使無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不視之見。

師曠也。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王念孫云。民之化也。本作民之化也。上句其字。正指

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宣公之子。光

也。莊公。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勦。若春氣之生。秋氣

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豪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

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微。驚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

陶方琦云。文選陸機文賦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陸機弔魏武文注。引許注。鼓琴。循絃。謂之微。悲雅俱有。

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按二注文異。漢書揚雄傳。高張急徵。注徵。琴徵也。然循絃之說。義與揮同。

琴賦云。伯牙揮手。是也。悲雅下。當有誤文。疑是悲絃。俱有。所以成樂。直絃而無悲。則不成。樂雅與揮同。

彈琴。以哭見孟嘗君。即此意也。齊俗訓。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許注。即本此。動

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哀。威王也。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

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甯戚。飯牛車下。叩角商歌。齊桓公悟之。用以為相。○陶方琦云。王子淵四子講德

往。商。秋聲也。按二注文異。許本作甯越。甯越。乃周威王師。非是。越當是戚。說文。戚。成也。當是古本或作戚。

途。加歪為戚也。今道應訓。亦作甯越。均誤。道應訓。甯越。欲干齊桓公。因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

以商於齊。許即用此文。選甯越。注亦引淮南子。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

其化。○王念孫云。樂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有脫文。文子精誠篇。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師襄魯樂。而諡文

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諡。教之鼓。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

歲而文不滅。况於竝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文典謹按初學記天部下引七年作九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湊會也。或作蒸。蒸升也。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

好憎忘於外。情形見好憎。情欲以充。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墜。貫通也。○王念孫云。樂當為業聲之誤也。業聚也。積也。貫累也。言積累萬世而不墜塞也。方音曰。葉聚也。廣雅同。楚通語也。楚辭離騷。貫蕭蕭之落葉。王注曰。貫累也。廣雅同。荀子王霸篇。貫日而治。詳楊倞曰。貫日。積日也。是業

貫皆積累之意也。倣真篇曰。枝解葉貫。萬物百族。義與此業貫同。原道篇曰。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規。葉累猶業貫也。倣真篇曰。橫廓六合。操貫萬物。操貫猶業貫也。彼言橫廓六合。猶此言橫廓四方。彼言操貫萬物。猶此言業貫萬世。故廣雅云。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又况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也。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衡銓也。繩之於

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夫權輕重。不差蟲首。蟲首猶微細也。扶撥枉

撓。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

為治者不與焉。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王念孫云。不與上。當有智字。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

曰。不與焉。則有智字明矣。文子下德篇。正作知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轂。○文典謹按。意林引。轉作軸。水戾破舟。

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俞樾云。水戾破舟。當作石戾破舟。故云不怨木石。今

故書功為工。是也。不罪木石。而罪工拙。工即工之工。言不罪木石。而罪作舟車者。之拙也。高知故不載

注曰。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是其所據本已誤。○文典謹按。意林引。巧拙者。下有何也二字。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文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於兵莫惜於志

典謹按。意林引。作智有不周。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於兵莫惜於志

而莫邪爲下。○陶方琦云：史記集解引許注：莫邪，大戟也。按說文：鑊，字下云：鑊，錐也。集解引文，當是許注。淮南本：故作莫邪。漢書：揚雄傳：杖鑊邪。注亦云：鑊，邪，大戟也。脩務訓：而不期于墨陽。莫邪，高

注：美劍名。寇莫大於陰陽，而抱鼓爲小。故以莫邪爲下也。寇亦兵也。推陰陽虛實之道，爲大，故以抱鼓爲正與許異。

也。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

傳之，而以無爲爲之。之言無所爲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亡主，桀紂是也。湯武以人有困窮，而理無不

通。理，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本，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才，智也。湯武聖主也，而不能

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自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王念

羣舟也。玉篇：幹，與同。小船有屋也。楚辭：九章：乘船余上沅兮。王注：曰：幹，船也。船與幹同字，或作艦。廣雅：曰：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注：曰：幹，小船也。越人所便習，正與此注相同。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引

此並作幹。舟御覽又引高注：幹，舟小船也。皆其證矣。○文典：謹按：王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驢馬，

說是也。羣書治要引此文：幹，作驢。文雖小異，然幹之爲誤，字益明矣。王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驢馬，

而服驢騾。黃馬白腹曰驢。詩云：駟驢彭彭。駟騾騾騾。野馬也。胡人所習。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陶方琦云：羣

傳：溫原：絳樊之原，與高作驢解異也。說文：亦無驢。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孔，孔子也。

字：駒下云：駒，騾北野之良馬，與此作北野馬正同。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孔，孔子也。

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山居者所習，故孔墨者不能也。阻，或作塗。○王念孫云：險阻，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

上脫出字。入榛薄，出險阻，與驢騾馬服驢騾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文：無偏字。下文：如此而欲照海內，存

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文典：謹按：照海內，存萬方，相對爲文。加一徧字，則句法參差不齊。

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王念孫云：道之數，本作道

視青黃也。亦無徧字，皆其證也。○王念孫云：道之數，此後人以意刪之也。

立而待也。文子下德篇正作逮。范論篇。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觴伸鉤。索鐵歛金。椎移大轂。水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語意略與此同。

殺龍龜。陸捕熊。熊。鱈角也。索校也。歛讀協。○陶方琦云。史記正義八。御覽八十二。又九百三十三。引許注。禮記大禮。鄭注。大禮不在九旗中。孫氏晏子音義。以謂大戲當是人名。此古說之互異。然淮南本義。不作人名解。○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二。引制觴作別觴。四百三十七。引歛金作採金。捕作搏。九百三十二。引歛金作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云。焦或作巢。○莊達吉。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王云。力字因勇字而衍。勇不足以持天下。與上文智不足以治天下相對。爲文不當有力字。智不足以爲治。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此皆無力字。下文勇不足以爲強。亦無力字。勇不足以爲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埴井之無龍。鼃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騶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殊異。○王引之云。引此豺狼作狼契。按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注。獫狁也。玉篇獫。公八切。雖犬也。廣韻同。契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搏兔不如狼契也。後人不知狼契爲犬名。而改爲豺狼。豺狼可使搏兔。所未聞也。鴟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豪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王引之云。莊子秋水篇。鴟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矚目。而不見邱山。司馬本蚤作蚤。云。鴟夜取蚤食。蚤。本爪云。鴟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爪蚤通用。故蚤本爪。蚤。蚤字。形相似。故司馬本作蚤。然則蚤。蚤二字。不得而並存矣。淮南子。作蚤。故高氏但言合聚人爪。而不言食蚤。後人乃取司馬本之蚤字。增於此處。蚤字之下。其失甚矣。秋水篇。釋文曰。淮南子。鴟夜聚蚤。察分豪末。許慎云。鴟夜聚食蚤。龜不失也。李善注文選。演連珠曰。淮南子曰。鴟夜撮蚤。察分豪末。晝出矚目。而不見邱山。高誘曰。鴟謂之老菟。據二書所引。則許高本俱無蚤字。明矣。顯越二字。與不見邱山意不相屬。且高注但言晝無所



九

此文言之則惠暴平列明矣。夫子自然篇爲惠者尙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作是故重爲惠。重爲暴。即道達矣。無若字。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慎也。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風化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故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賴於君。物也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結單上衡也。植柱橫衡者行人主靜漠而不躁。動百官得脩焉。譬而軍之持麾者。陶方琦云。宋蘇頌淮南校題序。許本如作而。按蘇氏曰。許子卷內多用百四十一。引高本此注。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不足以大寧者。小惠也。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如此人者。欲譽堯而毀桀。以成善。善惡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人君德行如此。故天與之時。地生之財。天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若伊尹爲湯謀。傳說爲高宗謀。是孟子曰。伊尹聖之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夫

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建立也。基業也。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也。險人主深居

隱處。以避燥溼。閉門重襲。以避姦賊。○王念孫云。下避字當作備。俗讀備避聲相亂。又涉上避字而誤也。

矣。俗本備作避亦因上文而誤。重門所以防賊。故言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然通知。○文典謹按。治要作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文典謹按。治要作守。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尊重舉之不自覺。高也。推求也。奉也。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厓也。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文典謹按。治要。先下有者字。臣道員者。連轉而無方。○王念孫云。臣道者。本作臣道。方者。其員者。運轉而無六字。則因上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無此六字。文子上義篇亦無主道員臣道方員不同道。故下文云。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也。呂氏春秋園道篇。亦云。主執園臣執其國乃昌。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言和。○文典謹按。治要處下有得其宜。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文典謹按。治要處下有得其宜。是同也。莫相匡弼。故曰亂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股。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俞樾云。無不任也。當作無不聖也。上文曰。文王智而耳部。聖。通也。無不聖。即無不通也。後人不達聖字之義。疑無不聖也。於文難通。故臆改爲千鈞之重。鳥獲任字。不知任。即勝也。勇。當言勝。智。當言聖。若亦言任。則與勝義複。而無以爲智勇之別矣。千鈞之重。鳥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鳥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



營事營與典○王引之云諸書無訓營爲典者營當爲管字之誤也隸書管字或作營俗書管字作營二形相似而誤管事與執政義相近史記李斯傳曰管事二十餘年是也管與皆主也故訓管爲典秦策

淳齒管齊之機高彼注曰管與此注同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入夫鳥

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王念孫云不可同羣可字後人所加鳥獸不可與同羣虎鹿不同游相對爲

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鷗而鼠之遇狸

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王念孫云此謂舉賢不可不慎舉上不當有一字蓋因下文一舉不當而衍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

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附從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

身傷傷病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治之使宜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

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

瓠者何也從玉石堅抓不耐入故不抓○王念孫云抓皆當爲抓字之誤也廣雅抓裂也曹憲音必麥反字

機也梁益之開裁木爲器曰抓裂帛爲衣曰抓郭璞音劈歷之劈義亦與抓同若作抓則非其義矣玉

篇抓古華切引也擊也字從瓜○文典謹按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莊本作夫人主之所以莫抓玉石主

字涉上下文人主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主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

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要而民有殺食自飢也靈王蓋楚靈王殺食省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或王由此觀之

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王念孫云其以移風易俗矣文義未足下文曰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

俗難易之易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今樂記脫下易字詳見經義述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

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實少也察明也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以辯顯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然如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致其功致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幅湊莫敢專君制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爲邪公方正直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衆姦邪滅迹庶功日進衆是以勇者盡於軍盡力於軍功也○俞樾云此下當有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亦以智勇並舉是其證也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往自益也○孫詒讓云往當爲任形之誤也後詮言訓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與黨與也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俞樾循南畝也王氏念孫以隨爲脩字之誤非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驎騏驎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加猶止也○王念孫云而被甲兵而當爲不與上下兩不字文同隨字或作隨見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其有畔與脩相似故脩誤爲隨史記趙世家脩下而馮脩或作隋李斯傳隨俗雅化隨俗一作脩使皆以有畔相似而誤非所以都於國也都字義不可通當是教字之

諛教都草書相似韓子外儲說右篇曰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則城獲雖賤不託其足即淮南所本也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寒寒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與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韓魏趙三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欲爲智伯報讎殺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嚙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王念孫云疾風當爲風疾風疾木茂相對爲文意林引此正作風疾相生之氣也○文典謹按意林氣作勢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驪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也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爲珍說異爲怪非常爲奇狡躁康荒康安荒亂也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

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也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

玉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五采具曰繡也則賦歛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

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力屈強弱相乘衆寡相暴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

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

斷當爲斲字之誤也精神篇作機桷不斲高注機桷也桷椽也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桷而斲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大夫斲之士首之以采爲椽而又不斲儉之至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正作斲韓子五

斷篇史記李越席不緣爲越結蒲大羹不和注云然桓二年左傳曰大羹不致五味不致故高斯傳並同

此桑食不穀穀御覽引作桑飯不擊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

稷非有利焉自以爲利也此本作以爲社稷非有利焉言皆以爲社稷而非年衰志憫憫衰老也舉天下而傳

之舜猶却行而脫蹤也言甚易也○莊遠吉云文選作許春注其作其○陶方琦云文選孔稚圭北山移

堂書鈔百三十六引作堯舉天下而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

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獸

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黎齊顛顛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

性不得安其正性詐僞生也○王念孫云此注後人所改性之言生也性與生義同而字亦相通說見經

其義述聞周語不安其生即承上黎民顛顛言之昭八年左傳曰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高注耳下文近者安其性高注曰性生也故知此注爲後人所改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



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側耳作傾耳澹薄作淡漠非寧靜

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不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

制裁也○文典謹按治要引工作匠大者以爲舟航柱梁並與共濟爲航也小者以爲枳楔○王念孫云枳楔本作接楔此

韻在在緝韻楔在薛韻接韻疊韻字也枳楔則非疊韻矣接韻謂梁之小者對上文大者爲柱梁而言莊

子在宥篇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枳楊接楔也釋文崔云接楔枳梁也淮南曰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接楔

也案小梁謂之接楔故枳楊之梁亦謂之接楔集韻接楔梁也淮南子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接楔

者爲接楔蓋高注以接楔爲梁而今本脫之也據集韻引此作接楔則北宋本尙未誤修者以爲欄榱

垂榱短者以爲朱儒枿○朱儒梁上戴跽跪人也枿讀如雞也無小大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王念孫云

此各有所施下有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二句今本脫上下文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然而良醫藥

而藏之有所施用也即承莫不可得而用言之則原有此二句明矣凡治要所引之書於原文皆無所增加

故知是今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鳥頭也○王念孫云雞毒當爲奚毒注同此涉上文注內枿讀如

本遺脫也淮南子亦作奚毒急就篇補注引作奚毒則南宋本尙不誤無作雞毒者○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御覽九百

九十意林引許注奚毒附子按御覽引許注作附子與高注亦異廣雅羣書附子也羣書治要御覽九百

歲爲附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然良醫藥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况

人乎○文典謹按治要引作是故竹本草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文典謹按非其人不肖

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文典謹按治要引作藥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文典謹按治要引作藥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

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而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文典謹按搏牛搏鼠於辭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王引之云并本十年左傳注從猶服也言使方外之國服從也原道篇曰從裸國納肅慎人問篇曰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朝拜從駭定筌存耶皆是也後人不達從字之意遂改從爲并不知平九州從方外存危國繼絕世皆謂撫柔中外非謂吞并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從方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壑而乃責之以閭閻之禮與窆之間○文典謹按治要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文典謹按治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劉勰也劉勰讀撥之撥○王念孫云木加手有耳說山篇云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王念孫云爭本作動動謂舉事也感則用羣策動則用羣力故曰以天下不尅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以刀伐木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羣臣輻湊。○王念孫云衆帝王部一太平御覽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羣臣輻湊○王念孫云衆帝王部二引此並作動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羣臣輻湊○王念孫云衆帝王部三引此並作脩同云同一作通莊本從劉本作同案作通者是也藝文類聚引此作脩道即通之誤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脩通文子上仁篇同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即淮南所本管子任法篇亦云羣臣脩通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常也○莊達吉云本皆聰明先而不弊○王念孫云先與不弊義不相屬先當爲光字之誤也法令察而不苛○察明也耳目達而不聞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息○息解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懷歸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

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絕猶過也。○文典謹按不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

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達志效忠相對爲文。汜論篇不能達善效忠即其證。使言之而是雖在

楊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雖賤當也。故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謂人君

君也。揄出策謀也。言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謂國

之而非雖貴罰也。其位卑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也。○王念孫云劉本作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案此當

而不用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作其言而可行不責其辯其計乃可用其言而可行相對爲文乃而皆如

也。道藏本作其主言可行主字因上下文而衍又脫而字劉本而字在可行下皆非也。文子上仁閻主則

篇作其言可行不責其辯。○文典謹按治要引作其計可用也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也不責其辯。閻主則

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文典謹按竭盡忠邪

枉不正一律治要引正作雖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

清濁。商音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離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

法也。○王念孫云縣法者法不法也。上二法字皆當爲罰與設賞者賞當賞也相對爲文下文設賞者

賞當賞也。○俞樾云設賞者賞當賞也。七字疑衍下文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即承縣法者法

王氏念孫謂上句當作縣罰者罰不法也。與下句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

賤者不重其刑。言平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公正也私邪也塞閉也古

之置有司也。有司蓋有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恣放也其立君也所以剛有司使無專行也。擅法籍禮義

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王念孫云。以其言當作以言其。與非謂其相對爲文。今本言其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上義疏三篇。皆主於言。夫寸生於粟。粟生於日。

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稷一丈。禾穗。謂之榦。榦本也。  
芒也。十榦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

韻集韻皆無稊字稊當爲稊字之誤也稊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稊通作漂又通作翹天文篇廣秋分而禾稊定稊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稊而當一分今本誤作十二稊而當一稊十二稊而當一

一、寸、釐、見、天、文、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爲、寸、寸、而、爲、尺、尺、而、爲、丈、彼、注、云、葉、不、穗、乎、榆、之、芒、也、古、文、作、秒、宋、書、律、志、曰、秋、分、而、禾、穗、定、而、禾、孰、注、云、穗、禾、穗、芒、也、玉、篇、標、亡、召、切、集、

自韻序開不容忽正義曰鬪字常作秒秒禾芒表也然則標尊漂鬪四字並與秒同而稌爲標之誤明矣

標解○俞樾云王氏引之以標爲標字之誤標與秒同其說是也惟標生於日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

風文義一律音度之本生於日聲之宗生於風也。傳寫錯亂其文耳。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

磨之宗也。本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要約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

行無諸己不求諸人言已雖無獨見之明斤立於下者不發今人主斤立去美二品不

不行於身。不正之事。不獨行之。所謂一國非無君也。無去也。變去音。三其去。下。去。音。下。所禁於民者。

等。同。○王念孫云。有法者而不用者。字當在「上文」所謂「亡是故人生之立法」先自爲檢式義是。表。王。○

云。先自爲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爲檢式儀表言以身爲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有字凡四見今本有與義目自上而下此三字之立注外自爲檢式儀表王念孫

又見今本。說爲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以自爲檢式。自

亦身之誤唯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以字未脫禁勝於身，不敢自犯禁也。故能令行於民也。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  
冒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節策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王念孫云：心中當為中心，中心與馬志  
此並作中心，列子湯問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而旋曲中規，曲屈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  
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  
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  
以示之，則蹠躡之姦止矣。盜蹠，孔子時人，蹠莊蹠也。夫據除而窺井底，○王引之云：蹠除不得有非，除當  
梁平井，蹠之上司馬彪曰：井，井欄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斷蹠管灼曰：蹠井上四交之雖達視猶不  
韓說文作蹠，云井垣也。此言據井之欄以窺井底耳。○文典謹按：上說是也。宋本正作蹠。能見其睛，睛，目瞳子也。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鑑，鏡也。分，毛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不竭。  
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王念孫云：物至而觀其象，象當為變，草書之誤也。  
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物至而觀其變，汜論篇：亦曰物動而知其反，事萌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  
而察其變，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文子作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亦於義為長。  
必然之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文  
典謹按：御覽七百四十六雖有騏驥驪駒之良，賊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賊獲，古之不能御  
引作進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驥驪駒之良，賊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者，魯人也。○文典  
謹按：御覽引：賊獲作烏獲，恣下引注云：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  
卻行也，而人弗能制矣。作而不御也。

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  
念孫云。美當爲美。正當爲止。建當爲遠。皆字之誤也。文選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美。今本美誤作美。玉臺新詠載此詩。正作美。美謂才有餘也。美者止於度而不足者遠於用。謂人主有一定之法。則才之有餘者止於法度之中。而不得過其不足者。亦可遠於用而不患其不及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正公則奇材佻長而干次。非奇材非常之材。佻長卒。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超其功。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執釋之而不用。不用法律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爲人所制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大魚能吞舟。言其援狻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其處。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持其所爲以守職者。以從君取容。以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不用智謀。贊反以事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肯爲謀。故轉任其上。令自制之。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王念孫去事字。則文義不明。文子夫富貴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不任用臣。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王念孫云。與天下交。當作與下交。下謂羣臣也。下字舍是。則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矣。故曰無以與下交。大學曰。與國人交。下上。不喜怒形於心者。欲當有天子。文子上仁篇有天子。亦後人依誤本。淮南加之羣書治要引文子無天子。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王念孫云。文子上仁篇作嗜欲。是其證。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

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阿曲從也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奴于衡下。○陳觀樓云。外字義不可通。文子上仁篇作馬服於衡下是也。外本作服。或作服。下半相而誤。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資。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無所私好。○王念孫云。有爲與無爲正相反。且下二句云。有爲則諛有所建立。而無私好也。高注無所私好。今本作有爲。有爲則諛起。則不當言有爲明矣。有爲本立。有立而無好。謂者涉下句有爲而誤。文子上仁篇正作有立而無好。有爲則諛生。有好則諛起。諛諛之人。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桓公襄公諸兒之子小白虞君好寶。而皆獻以璧馬釣之。取釣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誘之惑也。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禽也。故善建者不拔也。言建之無形也。○王念孫云。此六字乃正文。非注文。釋其義也。精神篇曰。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亦是引老子語也。言建之無形也者。子而釋之。後人誤以此六字爲注文。故改入注耳。文子正作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局。外邪不入。謂之塞。○莊遠吉云。呂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據下中局外閉云云。則此句疑當。中局外閉。何事之不振。外閉中局。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越耳。目淫則竭。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王念孫云。不伐之言。伐當爲代。不代之臣所當行者。君不奪之事也。呂氏春秋知度篇。代字亦誤。作伐。案上文云。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斲也。呂氏春秋云。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則皆當作代明矣。使自司。道藏本如是。當從呂氏春秋。作官使自





二十五

敵。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也。司馬制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  
以制勝。觚。劍拊招舉也。○王念孫云。握劍鋒以爲朝。晝昏夜下。形與雖相近。下文皆不相屬。當是雖字之誤。  
有可字。言手握劍鋒。則雖北宮。司馬制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  
可使與能以文相對。○王紹蘭云。司馬制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  
字。○俞樾云。王氏金孫。謂離是雖字。以雖誤倒耳。故握劍鋒。爲句。雖以二字。當在下。則庸人能  
此當於錄字絕句。操其觚。招其卡之下。更無他文。則握劍鋒。下亦不必更有何字矣。以字。本在雖字之  
下。其文曰。故握劍鋒。雖以北宮子。司馬制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  
使鳥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蕃。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  
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橈。刺船槳也。資。用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  
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作七尺之橈。而制大舟者。因水爲資也。君夫防民之所害。開民  
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唐。水。○莊遠吉云。唐。皆所以畜。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因其桓  
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桓公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斯朝涉者之脛。  
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  
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三舉去食肉  
鳥。係置之網。再舉殺比干。斯朝涉之脛也。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與衣食。  
供養其欲。○王念孫云。羣書治要引此。饑饉作饒饒。案作饒饒者。原文作饒饒者。後人所改也。饒與饒有  
餘與不足。皆相對爲文。若作饒饒。則與有餘不足之文不類矣。此言人主必知民積聚之多寡。

然後可以取於民。若上言饋饗，則下不得曾取車與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矣，後人熱於饋饗之文，遂以意改之，而不知其與下文相抵牾也。

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年左傳吳公子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史記吳世家作窟室，是也。因掘誤為掘，後人遂妄改為掘穴耳。窟室與狹廬事相類，若云掘穴狹廬，則文不成義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窟室，又引注云：窟室，土室，太平御覽木部七引此，亦作窟室，又案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道藏

六韜是劉本又引注云：窟室，土室，太平御覽木部七引此，亦作窟室，又案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道藏

有狹廬，則不得言無所託身。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民無窟室狹廬，則劉改非也。莊依劉本作民有掘穴狹廬，又依道藏本，作所以託身者，兩無所據矣。○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窟穴，土室，按說文：穴，土室也。肥醴甘脆，非不美也。○文典：羣書治要引此，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肥醴也，與此注正同。

匡牀弱席，非不寧也。匡，安也。弱，細也。○文典：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床，弱席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文典：羣書治要引此，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床，弱席也。

登民豐。○文典：羣書治要引此，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床，弱席也。

乃始縣鐘鼓，陳干戚。登，成也。年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文典：羣書治要引此，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床，弱席也。

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金，鐘石，管，簫也。絃，琴瑟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效致。○王念孫云：效，善當為效，喜字之誤也。此以喜怒衰經管屢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明此皆有充於哀樂相對作善則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喜。

內而成像於外。充，實也。○文典：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喜。

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文典：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喜。

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今無儲。有今日之食而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擗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紱而從軍旅。○文典：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喜。

矣。夫民之爲生也。一人墾耒而耕。不過十畝。

○會通云。既言之獲。又言之收。重復無謂。疑本作中田卒歲之收。無之獲。

二字。故文于上仁篇。作中田之收。蓋省卒歲二字耳。若使本作中田之獲。而必變獲言收乎。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

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涔。久而水潦也。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王念孫云。有以之有。各本多作無。惟道

終歲之收。僅足供一家之食。既時有水旱之災。而又以此給上之徵賦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借字。而改有爲無。斯爲謬矣。莊刻仍從諸本作無。故特辯之。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

憫。憂也。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積。委也。二十七

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

急。憫。憂也。急。病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

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王念孫云。君字當在人字上。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君人者。上因天時。下

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陶方琦云。說文畜字下。引許注。玄田爲畜。按說文引淮南子曰。玄田爲畜。即引其注文。

與芸字。蠲字。下同。例說文畜田畜也。即周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之義。王氏筠曰。玄田當作玄田。從與之古文。玄。與部。聲下云。從與。引而止之也。漢書景帝詔。農桑蠲畜。注。食養之畜。穀古繫字。繫之者。恐

其逸也。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境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

夏取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秋畜蔬食。菜蔬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轉也。

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也。不取麇天。麇。子曰。麇。子曰。天。不涸澤而漁。涸。澤。涸也。不焚林而獵。爲。獵也。豺未祭獸。置

學不得布於野。十月之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獮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獮。獮也。明堂月令。孟春之月。獮祭魚。取鯉。四面陳之。水邊也。世謂之祭。鷹隼未擊。維網不得張於谿谷。立秋鷹擊矣。未立秋鷹擊。鷹或作雁。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九月魚未祭。不得捕也。節解未解。不得伐山林也。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十月蟄蟲備藏。未蟄不得用燒田也。○王念孫云。正文燒字。因注也。高注。不得用燒田。燒去聲。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澤燒。尹知章注曰。獵不得用火。爾雅曰。火田為狩。是字正釋。火字若云。以火燒田。則不詞矣。王制及賈子容經篇。並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說苑脩文篇同。此即淮南所本。文子上仁篇。亦作不得以火田。孕育不得殺。穀卵不得採。魚不長尺。不得取。麋不期年。不得食。皆為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生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之後。四海出雲。○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二十二引注。立春作春分。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之時。○文典謹按。御覽九修橋梁。十月。昏張中。則務種穀。二十三引張星中于南方。張南方朱鳥之宿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在四虛中。則種宿麥。虛。北方玄武之宿。八昂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昂四方。白虎宿也。季秋。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實也。○文典謹按。治要引。富國利民。作富利國民。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專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衆善至矣。桀為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志欲大者。兼

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爲之穀穀以諭王○莊達吉云不穀之訓古皆云穀

上本作穀注云不穀不爲輻所湊也又別一解與此穀以諭王之訓矣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連

注正同知古兩義並有後人但識穀善而不知有輻穀之訓矣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竝興莫不嚮應也和應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

撓弱也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肆放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擊戾擊也戾破也○洪頤煊云

戾也尚書益稷夏擊鳴球文選長楊賦作拮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

處靜持中○俞樾云文子微明篇作處靜以持躁當從之靜躁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

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容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非正道能多者無不治也

治猶作也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

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文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湯有司直之人司直

不曲武王立戒慎之詔欲戒君令慎疑者搖詔鼓○文過若豪釐而旣已備之也備具夫聖人之於善也

無小而不舉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背屏而朝諸侯○王念

南面而王天下焉今本顛倒不當此之時簪鼓而食簪鼓上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鐘伐簪○王念孫云簪

成文理劉本刪去王字尤非周官大司樂曰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奏鍾鼓而食當爲伐簪而食今作簪鼓者涉注文而誤也

字之義若云簪鼓而食則夕不成義矣且伐簪而食奏雍而徹相對爲文荀子正論篇曰曼而饌伐舉而

徹乎五祀即淮南所本也玉海音樂部樂器類引此正作伐簪而食奏雍而徹雍已食也已飯而祭祭行

不用巫祝言其率繇鬼神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至德之可貴也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由此觀

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小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王念孫云

殷此後人妄改之也下文解箕子之囚高注武王伐紂故其囚執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下文所述六事

皆在克殷以後若改克殷為伐紂則自孟津觀兵以後皆是伐紂之事與下文不合矣聖書治要引此正

作武王克殷又齊俗篇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毀播笏杖受以臨朝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執戈秉

鉞以勝殷撥笏杖受以臨朝相對為文加入伐紂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太平御覽兵部八

十四引此無伐紂二字蓋後人熟於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會名也一武鉅橋漕運

之語遂任意增改而不顧文義其妄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會名也一武鉅橋漕運

王發散以振疲民○陶方琦云史記集解三漢書張良傳注後漢地理志引許生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

按二注文義異所云一說即許義與集解三漢書張良傳注後漢地理志引許生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

注呂氏春秋慎大高注巨橋封比干之墓比干紂諸父也諫紂之非紂殺之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

紂有與此注前一說正同封比干之墓比干紂諸父也諫紂之非紂殺之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

種師按此許注入高注中故同蘇氏淮南子敘云高氏注每篇下皆曰訓今本皆用高氏故皆稱訓茲

所曰稷稱篇許注亦云商容賢人也朝成湯之廟成湯殷受命之王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

本也稷稱篇許注亦云商容賢人也朝成湯之廟成湯殷受命之王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

伐紂故其囚執問也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文典謹按治要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

洪範封之于朝鮮也○文典謹按治要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

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長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長弘，周大夫敬王臣也。號皆能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孟賁，周景王之史，行通天下，鬼方之術也。按春秋文曜鉤云：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成周改號，孟弘分官，又羣書治要後漢書鄭太傳注引許注：孟賁，衛人。按漢書淮南王傳：然勇力不聞，其伎巧不知，有伎巧也。專行教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與許說同。

道。○文典謹按：治要引教作孝。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入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匡，宋邑也。今陳留襄邑西。匡亭是也。孔子曰：天生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懼，分亦明矣。犯猶遭也。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為魯定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王念孫云：其所事者多，多上亦當有字。其所守者有約，其所事者有多，兩有字皆讀為又。又與固已文義相承。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其所事者又多。荀子王霸篇引孔子曰：知者之知固已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已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即淮南所本。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王念孫云：捨其易成者當作捨其易而必成者。今本脫而必二字。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謂孔墨董宏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此注大謬。上文雖有此六人，然非舉以相較。董宏孟賁不過謂孔子之智勇過此二人耳。初非言其相反也。六反者，即上文所謂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也。小與大反，員與方反，多與鮮反。是謂六反。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



所不忍之色可見也。

不忍智斷割之色見于顏色也。

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聞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

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小教之以正故大有存也。

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王念孫云故仁智

有時合。錯有時錯。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孫詒讓云吏

並當爲史形之誤也。周禮諸官皆有府史胥徒鄭注云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

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

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王念孫云事可

事之可權者多對上文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權者少對上文愚人之所見者

寡各本脫之字人字則文義不明此愚者之所多患也劉本作此愚者之以多患也案當作此愚者之所以

多患也對下文此智者所以寡患也道藏本脫以字也字劉本脫所字○俞樾云此有脫誤當云物之可

備者衆愚人之所備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愚人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下文曰物之可備者

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備之可權者盡備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忤而後合愚者始

於句末轉爲不詞矣。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

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且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且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

問譬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

譬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

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

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

敏遲利。○王念孫云。遲利二字。義不相屬。遲當爲犀。犀字之誤也。犀亦利也。漢書馮奉世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爲犀。自勇力以下。皆兩字同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

材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

狂猶亂也。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王念孫云。懷與佞義不相近。懷皆當爲悞。悞字之誤也。悞與佞同。字或作讓。方言曰。悞。慧也。說文同。又曰。讓。悞也。廣雅曰。辯。悞也。即此所云。辯。悞。懷。給。也。楚辭九章。忘。悞。媚。以。背。衆。兮。王注曰。悞。佞也。正與高注同。棄驥而不式。本作乘驥而。或。因。乘。誤。爲。棄。楚辭九章。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後人遂於式上加不字耳。或與惑同。故高注云。不智之人。

常義法而不當務。或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

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知而辯。慧懷給。則迷而乘其馬也。是皆其明證矣。環亦與佞同。雖有材能。其

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使勢。外有愚質者。

不可與利器。○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爲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

魚得而利之。○主。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有人存。若魚得水。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

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是也。人無善志。雖勇必傷。則亂。亂則傷也。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亡傷

○俞樾云。高注曰。使不得與。與。凶傷之危。是上術也。此蓋屬上文讀之。然文義迂迴。不可從也。此當屬下文。讀之下文曰。奉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釋己之所得爲。而責于。此當屬下文。

○悖矣。是不得可得。兩文反覆相明。疑治國下脫非字。本云治國非上使不得與焉。蓋上文言國無義。雖大

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此言國之有義無義。乃治國之事。治國之事。非上使不得與焉。蓋上文言國無義。雖大



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王念孫云道本作威今作道者後人不解威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威者德也言從天之德也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棗譖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謂德為威也後秦族篇及呂氏春秋應同篇並云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文子上仁篇因天之威與元

同氣用秦族篇文也上下文皆出秦族篇符言篇從天之威與元同氣用此篇文也下文故至德言故至同略事同指云云皆出此篇然則秦族作因天之威此作從天之威雖因與從不同而威字則同矣故至

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

利涉大川。言能同人大道至于野則可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

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

繩乎唯恐失仁義。○俞樾云文子微明篇作中世守德而不知仁義之為美猶無意乎懷來之也字誤作壞失其旨矣君子非

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

懼失利。○王念孫云三仁字皆原文所無此後人依上文加之也不知此八句與上異義上文是言仁義

十二義下引此無三仁字文子微明篇同○文典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

謹按王說是也羣書治要引此文亦無三仁字幾不如舍往客。即就也鹿以羣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

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

尊邪。○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此遠吉云六通應作四通字之誤也○王念孫云致尊當為設尊字之

誤也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器物部六引此並作設尊○陶方琦云意林引

許注衢六通尊酒器按意林所引同文少約耳益知八篇皆許注本故引亦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

同六通當作四通說文四達謂之衢又尊字下云尊酒器也與淮南注同

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

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

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

惡戴心所感也情誠也○洪頤煊云下文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注上有言則民皆載而行之

惡古字載戴通用凡行戴情謂行載其情高注非○俞樾云高注曰戴心所感也此未得戴字之義戴當

讀為載釋名釋姿容曰戴載也載之於頭也是戴載聲近義通下文曰其載情一也施后稷廣利天下猶

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歛如也。歛不滿如陷也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

所快○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賢其所悅者更悅其世莫不舉賢○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人

注無或治或以亂非自遁遁欺○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

而欲得賢亦不幾矣○王念孫云己未必得賢得字因下文得賢而衍羣書治要引此無得字使堯舜

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此二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

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

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繡繡謂臥關上之不安繡繡也不

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論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血之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王

或曰慰極○莊遠吉云困慰是本。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剗材無所不用矣。劉疏勇士一呼三軍皆辟  
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也。意悲聲嘶也。○王念孫云高說非也。載讀爲載鄭注與曰載行  
載誠中者也。高注曰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是其證矣。文子精誠篇正作意。下云上意而民  
而不載。○洪頤煊云意而不戴謂上有意民不載而行之是必中心之不合也。高注非。中心必有不合者  
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王念孫云王當爲匡字之誤也。匡正也。正己而天下自正。故曰  
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下文又曰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治彼言天下治此言匡天下其義一也。今本作  
王天下則非其指矣。文子精誠篇作不下席而匡天下。韓詩外傳及新序雜事篇並作不降席而匡天下。  
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在焉。精微入人深也。容貌之所  
不至者感忽至焉。○王念孫云感忽者精誠之動人者也。故下文曰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  
與此相近。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昭。廣雅昭告也。荀子勸兵篇曰善用兵者感忽悠閑莫知其  
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感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眇  
中行繆伯手搏虎也。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虎而生虎而不能生也。力不能殺虎而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云克猶能也。○王念孫  
不及克能也。言搏虎之力雖優而服虎之能則不及也。優與不及義正相對則及上不當有能字。高注克  
猶能也。是指上句能字而言。正文能字即因上句能字而衍。○俞樾云高注曰克猶能也。則是克不能及  
爲能不能及矣。於義難通。王氏念孫以體爲衍字。然力優而克不及義亦未安。今按此文蓋有錯誤。此注  
亦後人竄入。非高氏原文也。克當作應。及當作民。皆以形似而誤。應者應之古文與德字通。民者服之本  
字也。古書服字每作民。而傳寫多誤爲及。尙書呂刑篇何度非及。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並民字  
之誤。說詳羣經平議此文本云蓋力優而應不能民也。高注於上文注曰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本當  
注於此。上又竄入不能服四字。即本此文。因無誤作克。義俱晦矣。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量子

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相爲賜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六十九引注。不相爲賜也。作其用爲易。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灼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尙質也。以玉祭之。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鏐。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榱。不可以閉藏。○文典謹按。一尺。意林爲是。本書主衡訓五寸之榱。制開闢之門。榱。卽榱也。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結。結。要終也。○王念孫云。斯當爲期。字之誤也。言君子遠塞矣。斯亦當爲期。釋近期遠塞矣。謂道在邇而求諸遠。則必塞也。文子精誠篇。作舍近期遠。是其證。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教也。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詆。昭。道也。詆。誠也。不可以教導戒人。○洪頤煊云。上文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即齊俗訓日月之所照。照。鐵論相刺篇。天設三光以照記。昭。照古字通用。即記字高。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言雖叫呼大語。不如心行真直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仁君動極在上。故有悔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

服。三苗時禹禹風以鷹翔川魚鼉沈。禹以德服三苗皆潛飛鳥揚。鳥見鷹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

○王念孫云遠害本作遠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據高注云鷹懷欲害之則本作遠實明矣。太平御覽鱸介

字皆誤作害。辯見原道篇欲實之心下之心。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則本作遠實明矣。太平御覽鱸介

部四引此正作遠實此承上文忠信行於內感動應於外而言言禹有忠信之實故舞千戚而三苗服。子

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

非正為顰也。人之甘甘顰樂而為之臣之而顰焉往。言顰乃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也。諭乎人心非

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尊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為苟

念孫云簡字後人所加高注云君不能使臣為苟合易行之義則無簡字明矣下文曰父之

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與此相對為文加一簡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父之於子也

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憂長也。仁念也。仁念父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

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太上皇德之君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民

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王念孫云慙

與下意相屬文子精誠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

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文典謹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

痛己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德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

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僖負羈晉臣晉重

耳出過曹負羈遺



以養重耳反晉伐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也禮不隆隆多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

而憫怛生故其人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責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憯於意志莫邪為

下寇莫大於陰陽抱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蹢

躓焉往生也言非為義幸往牛利意也故至至不容至道之人不可過奪也○王念孫云劉本改至至為至人又下文故

或改為至道不知至至即至道也至至之人即至道之人也下文云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于極矣

至乎至極即所謂至至也本經篇末可與言至也高注亦曰至至德之道也是道之至極即謂之至至

至之人惟此至至二字劉本未改不慕乎行不故若昧而撫昧芥入目也撫捫之若跌而據跌仆聖人之

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醫師併東方開

斯照矣言人見照用醫者猶聞而動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物

劉裕而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

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愛尋推之也愛尋愛深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懷

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蕪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

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

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笺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笺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不能及聖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也○文典謹按御覽四百四十七

引注相桓公以霸功成事衣文錦之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  
服大書在明堂故曰醜醜登廟也引注云子產相鄭以乘車濟朝涉者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精染者以子產喻母人月令曰命婦官染  
溫暖其民如人之母也二注與今注迥異繆稱訓乃許注本則御覽所引殆高注也又八百十五引練染  
作練帛注云雖不及聖猶文錦也子產先思後去如綵帛雖溫不堪為宗廟服與今注略同知御覽前後  
兩引為許高二本矣家語子思子曰管仲績錦也雖惡而登廟子產練絲也雖美而不尊即本此文也  
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  
芳也引注艾之芬芳也蓋不芳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八十三引注艾之芬芳也蓋不芳也  
引情按御覽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  
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為王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  
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  
棘之壁而不知競禍之及己也故至望之人不可遏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人之欲榮也以爲己也  
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  
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  
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言自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之行亦不隱之於人  
故也○王念孫云不身遁身當爲自字之誤也上文非自遁也高注云遁欺也廣雅同遁字亦作遜務  
驚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高注曰遜欺也此言自遁亦謂自欺也不自欺欺斯不欺人故下二句云若行獨  
梁不爲無人不就其容謂不自欺也古者謂欺爲通管子法禁篇曰通上而通民者聖王之禁也謂上欺  
君而下欺民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通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通皆





也。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文類聚五十二

引。成作盛。隱作詔。萬目開矣。作萬目張。意。舜禹不再受命。受命於天。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見微小以

知。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王念孫云。刑於寡妻。

禪於家國。皆用詩意。而小變其文。與直引詩詞者不同。無煩據彼以改此。故戎兵以大知小。伐不義。從大

伐。人以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之民。以小知堯大也。○俞樾云。戎兵以器言。猶曰器以大知小。

千則等而下之。皆可矣。故曰。戎兵以大知小。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

高氏以湯武說上句。堯舜說下句。殊非其旨。○王念孫云。大而章。大當為久。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始於卑近。而終於高

萬物載之。大而章。遠而降。○王念孫云。大而章。大當為久。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始於卑近。而終於高

皆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降。○王念孫云。大而章。大當為久。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始於卑近。而終於高

可大也。意正與此同。若云大而章。則義與下句不類矣。文選答賓戲。時暗而久。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

章者。君子之真也。李善注。引此文云。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降。是其明證矣。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

相去。昭然遠矣。含而不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而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

義。子曰。釣之哭也。釣等也。子曰。子子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

地。漂池。人或有鑿穿。或有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王念孫云。如高注。則漂池當

以勞苦民也。止疑當作正。上文曰。故人之甘。非正偽蹠也。偽與為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于人。故

同。而蹠焉。往君子之僭。但非正偽形也。而論乎人心。語意與此相似。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于人。故

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飢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  
欲虧義欲則貪多憂害智貪憂閉塞多懼害勇○文典謹按意履生乎小人○文典謹按意也○文典謹按意蠻夷皆能之○文典謹按意之行也善  
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誘美也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  
釋則不流刑法刑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所以拘維民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  
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  
閭內修而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閭內亂而水下流而廣○文典謹按意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  
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處齊桓秦穆受而聽之○文典謹按意照惑者以東為西惑也○文典謹按意見日  
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武侯蓋年而羸我○文典謹按意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  
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  
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文典謹按意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  
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文典謹按意  
念孫云循性而行指謂率其性而行其志也呂氏春秋行論篇布衣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  
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文典謹按意王念孫云必其得禍當依文子符言君根本也臣枝葉  
也根雖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文典謹按意有道德之世以人與國○文典謹按意無道之

世以國與人。○莊達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以賢人而與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御覽八十引  
乃字。釋上有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不知其碧瑜糞土  
也。瑜玉也不知用之則為糞土也。○文典謹按文選子虛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  
焉。故同味而嗜厚腍者。厚腍厚切肉也。○王念孫云說文腍薄腍之屋上也非切肉之義腍皆當為膾  
從專膾之言割也。鄭注文王世子曰割割也。故高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  
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見表立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  
夷餓死首陽之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求仁而福之萌也。縣縣禍之  
生也。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嫚之。○王念孫云分當為介字之誤也。介介微也。豫六二介于石繫  
為微小之稱禍之生也。介介與憂悔吝者存乎介意正相近。縣縣介介皆微。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  
也。故曰福禍之始萌微。文子微明篇作禍之生也。紛紛則後人妄改之耳。  
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王以為趙酒薄而圍邯鄲一曰趙魯獻之于  
周也。事見莊子。○陶方琦云莊子釋文獻於楚王易魯酒薄而趙酒厚楚王以為趙酒薄而圍邯鄲也。  
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酒薄而圍邯鄲也。  
按今注較莊子釋文御覽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襄公殺羊食土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  
引微詳引書家多約文也。羊羹不斟而宋國危。軍華元以獲也。○錢大昕云宣二年宋華元殺羊食土其  
御羊斟不與據後文羊斟兩見是羊斟為人名案淮南繆稱訓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  
危則斟為斟酌之義當以羊為其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為句細玩下文其御字叔莊正與羊名相應則淮  
南說亦可通傳文後兩斟字或後人所加。○俞樾云方言曰斟益也。凡相益而又少謂之不斟然則羊羹  
不斟謂羹少也。上句魯酒薄而邯鄲圍酒薄羹少其事正相類宣二年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羊斟自是人

名此云羊羹不辭自謂羹少。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必并爲一談。則皆失之矣。楚臣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其雍曰。楚臣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越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謝謂遺共雍也。莫勉之也。周政至。至于殷政善。善施教未。夏政行。行也。尚也。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王念孫云。行政善。善未必至也。當作行政。字下句脫政字。則文義不明。高注夏政行曰。行尚粗也。是行政未必善也。又注殷政善曰。善施教未。必二道也。是善政未必至也。又注周政至曰。至於道也。故曰。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至至即至道。既見上文至。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乎泰山。蓋七十二君也。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鄰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孝己殷高宗之子也。蓋放逐而不失禮。人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道通智達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今人貪而弗味。孔子魯人之學也。欲之修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此音不足以致美化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極治化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如此化民。適于樂也。欲如草之從風。草上之風。必偃。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紂拘文王。文王獻寶於紂。紂賞以千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綬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



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不可傷。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

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鐸大鈴。出於吳。

○梁處素云。矣當為吳。字之誤也。吳鐸二字連讀。故高注云。鐸大鈴。出於吳。鹽鐵論。膏燭以明。自鑠。虎豹利。議篇。吳鐸以其舌自破。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引此。正作吳。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

之文來射。援狢之捷來措。措。刺也。○文典謹按。意林引之。並作以措。作刺。故子路以勇死。死衛侯。難。莫弘以智困。欲以術輔周。能

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

所害。○俞樾云。至當作宜。害當作容。皆字之誤也。容用也。說見上。術篇。容與甯通。莊子。肱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庸為用。故容亦為用也。夜行者。不用目而用手。是事之宜也。故曰。事有所至。而

明有所容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人能貫冥冥入于昭昭。可與言至矣。

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可證此文至字之誤。不施亦即不用也。

鵲巢知風之所起。鵲。歲多風。則鵲巢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鵲目知安。鵲目。鵲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

作。暉。目。說文。解字。鵲。運目也。廣雅。雄曰。運目。雌曰。陰。許。晏無雲也。當是。晏字。封禪書。作。驪。並同。○陶方琦云。史記。素隱。四引。許。注。晏。無雲也。文選。羽獵賦。注。引。許。注。晏。無雲也。當是。晏字。按。說文。晏。天清也。又。日部。營。下

如。淳。曰。三輔。俗。謂。日出。清。濟。為。晏。○文典。謹。按。莊。校。是。也。宋。本。暉。目。正。作。暉。日。注。同。陰。諸。知。雨。陰。諸。知。雨。天。將。陰。雨。則。將

陰。雨。則。鳴。○朱。芹。云。羅。額。爾。雅。翼。鵲。鳥。也。雄。名。運。目。雌。名。陰。諸。天。晏。靜。無。雲。則。運。目。先。鳴。天。將。陰。雨。則。陰。諸。鳴。之。故。淮。南。子。云。運。日。知。晏。陰。諸。知。雨。也。或。曰。取。蛇。虺。時。呼。同。力。數。十。聲。石。起。蛇。出。故。江。東。人。呼。為

同。力。鳥。又。廣。南。異。物。志。曰。檀。雞。鵲。鳥。之。別。名。案。暉。日。二。字。合。音。為。鵲。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

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寧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王念孫云。舉以大政。本

響威歌事以為大田此皆其明證也又齊俗篇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師字當在工字下後人不知大田為官名故又移師字於大田之下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已誤大田田官之長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文子自然篇作后稷為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俞樾云孟嘗君下當更有孟嘗君三字而君奚仲為工師是其證

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俞樾云孟嘗君下當更有孟嘗君三字而君奚仲為工師是其證

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欬咽涕狼戾不可止彼文再言孟嘗君故知此亦當同不然則涕流沾纓仍屬雍門子而不屬孟嘗君不見其感人之至矣○文典謹按俞說是也論衡感虛篇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論衡所引儒者傳書之言多同淮南知此文亦必重孟嘗君三字矣又按文選陸士衡於承明作與士龍詩注引此文作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漢書景十三王傳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蘇林云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淳云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說苑善說篇所說略同文歌哭衆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還注所引琴字似非誤字繆稱訓乃許注本疑高本自作琴也

人心之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齊君也以柔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也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故不中律全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向刑而劫死也

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嘆○王杯為杯必極滋味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偶人桐人而用之也嘆其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峭峭也陀落也○陶方琦云文選長笛賦注謝靈運七里瀨詩注引許注峭峻也字而譌當是峻字太玄陵崢岸峭注峭峻也陀即故商鞅立法而支解百姓怨之以罪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組若互字本作桓又作繩說文互引急也又曰繩急也楚辭九歌湘瑟兮交鼓王注曰絃急張弦也絃即繩之省文馬融長笛賦云繩瑟促柱是也意林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大弦絃是其證秦族篇云故張瑟者小弦絃而大弦絃義與此同也○文典

德廣人君以德廣其土地也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人昔二皇鳳皇至於庭。○王念孫云此本作昔二皇鳳皇至於庭。道藏本皇字倒在鳳字下。因誤瑞部引此並作二皇鳳皇至於庭。無鳳字。玉海三代至平門周室至平澤德彌纔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道無爲而民蒙純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爲而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沈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爲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王念孫云積恨而爲成怨。怨本作惡。桀紂之謗。謗亦本者。德亦善也。言一爲善而快於心。不足以成善。多爲善則積快而爲德矣。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者。恨也。非亦惡也。言一爲不善而悔於心。不足以成非。多爲不善則積悔而爲怨矣。快與恨對。善與惡對。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歲之積毀也。善與惡對。譽與毀對。改惡爲謗。則既與善字不對。又與毀字相引。此正作桀紂之惡。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益其土地也。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人昔二皇鳳皇至於庭。○王念孫云此本作昔二皇鳳皇至於庭。道藏本皇字倒在鳳字下。因誤瑞部引此並作二皇鳳皇至於庭。無鳳字。玉海三代至平門周室至平澤德彌纔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道無爲而民蒙純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

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謂律歷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其種。生之。木。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于道。小人欲于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撓。撓。萬物將自清。言治天下各順其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猶蟬不知寒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也。把。握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者也。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兆。非至者也。譬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別。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技能而裁制使之。○王念孫云。正文本作兼覆而并有之。伎能而使。之。度。字。正。釋。伎。字。今。本。注。文。作。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伎。之。言。支。也。支。度。也。注。言。度。其。能。而。裁。制。使。之。因。正。文。衍。度。字。後。人。又。於。上。句。加。蓋。字。以。對。下。句。兼。覆。蓋。而。并。有。之。斯。爲。不。獨。矣。太。平。御。覽。人。事。部。度。字。也。





之誤或作蠅因誤為蠅耳廣雅釋草蠅也今本惠作蠅又蒙蘆惠勝也今本惠作蠅皆其譌也爲蠅  
本皆有音音不音務四字蓋蠅字二字既誤爲蠅後人遂妄加音釋耳字案補乃於虫皆生非其類唯聖  
人知其化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麋子也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蠹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  
物者難與言化鈔百三十四引作不可與言俗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  
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  
後世必有劫殺之君民競故劫殺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魯日以削  
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文典謹案二疑四誤魯自伯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  
人之見終始微言言○孫詒讓云故糟丘生乎象樁成丘者起于象樁炮烙生乎熱斗庖人進羹于紂熱  
之趙國斗可以殺人故起炮烙○陶方琦云北堂書鈔引作炮烙始作熱斗注云熱斗也紂見紂  
燭人手遂作炮烙之刑矣御覽七百十二引許注熱斗也紂人手遂作炮烙之形也按今注無此條  
爲娛樂也應補在庖人進羹上呂氏春秋順民篇高注紂常製燭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以  
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涂之加于燕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足滑墮火中紂與己笑爲樂名  
曰炮烙之刑與許注義相同說文熨下所以熨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足滑墮火中紂與己笑爲樂名  
生字於辭爲複北堂書鈔四十一引一百三十五兩引此文下生字並作始又按子路撻溺而受牛謝也  
御覽服用部十四事物記原卷八引帝王世紀與許注義亦正同足證陶說子路撻溺而受牛謝也  
出溺人主謝以牛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撻舉也二注正同益知八篇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  
許注也說文拊上舉也○說與注淮南正合汜論訓梓其髮而拯高注拯升也注亦異孔子曰魯國必好救  
人於患○文典謹按救人於患下常有矣字與下文孔子曰魯子賴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  
國不復贖人矣救一律羣書治要引此文患下有矣字

於府○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與今注正同。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

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在上有不字。於義為長。故行齊於俗。可隨

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闊屋。連闔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

之而憂。○文典謹按。意林引。闕作弘。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

便也。人入之而死。○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九十。咸池承雲。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人所樂也。鳥獸聞之。

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

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

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莊遠吉云。御覽不可以持屋。十五引作蓬。不可以持屋。案。蓬皆柱。

字之誤也。廷讀若庭。又讀若挺。庭皆直也。爾雅。庭。直也。考工記。弓人注。曰。挺。直也。小簪形。直。故謂之廷。

柱與廷。大小不同。而其形皆直。故類舉之。若簪與蓬。則非其類矣。玉簪。廷。徒丁切。小簪也。義即本於高注。

此言大材不可小用。小材不可大用。故柱可以持屋。而不可以摘齒。誤為簪。又誤為蓬矣。馬不可以服

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

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王念孫云。函。食。不如簞。本

今本承誤為函。算誤為簞。算誤為簞。又誤而為簞。又脫去竹字耳。說文。算。敝也。所以敝。飯。承。誤為承。之

浮。浮之。承。謂用。以。承。食。也。漢書地理志。長沙。咸。承。陽。師。古。曰。承。音。承。續。漢書。郡國志。作。承。陽。是。承。與。承。通。

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作。承。食。今人猶謂。飯。中。蔽。為。算。子。世。說。云。客。詣。陳。太。丘。家。太。丘。使。元。方。坐。方。炊。二

人。委。而。竊。聽。炊。忘。箸。算。飯。落。釜。中。是。也。阮。山。篇。云。羹。算。飯。飯。在。席。茵。之。上。雖。食。者。不。搏。是。算。為。物。之。賤。者。



然明鏡雖貴若用以蔽瓶底則氣不上升而食不熟竹筴雖賤而可以蒸食故下文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鏡形圓算形亦圓故連類而及之若算筴之屬則儼照形承食不如竹筴雖承字不誤而算字已與今本同然器物部算下又引淮南子明鏡可鑑形蒸食不

如竹筴是則服用部作算者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耳北堂書鈔服部鏡下引作承食不如竹筴亦

算之誤又案說山篇斃算瓶類今本算作算非也說文算蔽也所以蔽瓶底從竹界聲玉篇博計切急就

篇云筴筴筴筴筴筴是也此言幣筴瓶類則是瓶筴之算非從筴之算字不當從卑犧牛粹毛宜於廟

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蜺黑蜺神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張景陽詩陶方奇云文選江賦注且許注黑蜺神

以補入說文虫部論蛇屬也潛於神淵之中能與致雲雨蟪蛄或从夔作夔許氏說文即采用淮南注初學

記引淮南注黑蜺神蛇潛淵而居將雨則躍御覽十引亦同此即許說而引文稍異御覽九百三十三引

此注黑蜺黑色蛇屬也蜺潛于水神象能致雨也文又小異或即許高之別然江賦注引許注文正同今

注與說文符合確為許說無疑神淵作神泉乃唐人避諱而改歲華紀兩亦引為許注○文選謹按粹毛

又選張景陽詩注御覽九百三十三引並作驛毛知今本作粹者誤字也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

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角觶刀劍羽翮之屬

劍無羽飾此羽翮當為削之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文選謹按北堂

講釋名釋兵云刀其室曰削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書鈔百三十五引

用下有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陳觀樓云常當為帝字之誤

則字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陳觀樓云常當為帝字之誤

說林篇曰旱歲之士龍疾疫之芻蕘是時為帝者也義並與此同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

篇曰董也桔槔也雞雁也禾黍也是時為帝者也義並與此同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

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楫草野宜窮廬○莊達吉云錢別駕云大禹四載本皆異說文解字水行乘舟

陸行乘車山行乘櫟澤行乘輶史記山行乘櫟水行乘船陸行乘車澤行乘輶漢書溝洫志山行乘櫟水

行乘舟陸行乘車澤行乘輶又有沙用鳩本書脩務訓又云山行乘輶水行乘舟沙行乘輶澤行乘輶與此

輶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又有沙用鳩本書脩務訓又云山行乘輶水行乘舟沙行乘輶澤行乘輶與此

而七其字各殊考之標爲正字。蓋標皆聲字之別也。肆字音與標相近通用。徵獨亦同。標又聲字之傳。  
聲。乃駕馬大車橋即俗轎字也。鳩車聲相轉然古別有一種車名鳩蓋小車。轎獨標三字同類。龜絕  
三字同類。周禮曰孤乘夏軻又下棺車亦曰軻。○盧文弨云今本淮南註誤作肆唯葉林宗本作肆從長  
見于諸書者因以別駕所肆攷而附詳之如是。○盧文弨云今本淮南註誤作肆唯葉林宗本作肆從長  
從案文字自然篇水用舟沙用肆泥用楫山用標釋音云肆乃鳥切推版具今檢玉篇無肆字有肆字  
以从卡爲正又脩務訓沙之用肆葉本亦譌作肆而別本有作鳩者案呂氏春秋慎勢篇作沙用鳩字共  
九與糾通則音亦可通轉即以鳩從交子淮南譌其亦可也。○王念孫云肆當作肆玉篇乃鳥切字相似  
而誤文字自然篇正作沙用肆朱本茅本莊本依呂氏春秋慎勢篇改作沙之用鳩非也鳩與肆形聲皆  
不相近若是鳩字不得誤爲肆矣或又因說文無肆字而以肆爲標標與肆形聲亦不相近且脩務篇明  
言沙用肆山用翼與標同肆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堯之治天下  
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俞樾云  
曉字謂采櫟也山處者采與上句水處者漁下句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一律漁也采也牧也農也皆言其  
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字自然篇作林處者採可據以訂正說林篇漁者走澗  
木者走山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陸阪耕田得以所  
亦當爲采。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文典謹按意員者走澤方者  
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道藏本不誤文字自然篇正作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  
以清濁應矣夫獲猱得茂木不舍而穴狃貉得埵防弗去而緣埵也防隄也埵水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  
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  
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都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都皆徼於末也有餘

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

正與之正。印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

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文與譜按意引作載下同。載樂者見哭者而笑。○文與譜按意引見作聞。哀可樂者笑可哀者。○

念孫云哀可樂者此字因下句而衍○文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  
 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此下有何者二字○羣書治要引許注虛者無所載于哀樂故

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王念孫云。水擊常爲水激擊之誤也。聲書治要引此。正作激。汜論篇亦云。水激興。

波智昏不可以爲政。智昏當爲昏智。昏智與波水相對。謂既昏之智不可以爲正。已波故聖王執一而勿

失萬物之情既矣。耳。既盡也。  
○王念孫云：「既，本作測。」  
高注：『大不可極深，不可測。』  
衛竒曰：「天道大，不可極深，不」

可測。呂氏春秋下賢篇。昏乎其深而不測也。高注並云。測。盡也。後人但知既之訓爲盡。而不知測之訓爲測。遂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謬矣。且測與服爲韻。服字古諫蒲北反。說見唐韻正。若作既。則不失其韻矣。

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

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澹萬民利不

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

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泗加淚之借字。說文淚。鼻液也。易萃上六。齎咨涕洟。釋文引鄭自目曰涕。自鼻爲泗。然則目涕之義古矣。王褒僮約云。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非經訓也。莊氏疑御覽引目作鼻爲誤。

是失之。○俞樾云：此說非也。周易萃上六：齎咨涕洟。○文引鄭注：按王俞說是也。藝文類聚卷八十一：引與合。

鼻必爲誤字。本合明御覽作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文典通切尋讀爲覃古侵通爲一綱即古燿字。說文火部

燭火熱也。字亦作燭。又與燭通。燭禮有司徹乃燭。尸俎鄭注。燭也。古文燭皆作燭。記或作燭。左哀十二年傳。若可尋也。此注引作燭。天文。火。上。壽。高。注。壽。讀。葛。覃。之。覃。亦。段。爲。燭。者。故。强。哭。者。雖。病。不。哀。强。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簠。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  
獻。公。以。垂。棘。滅。虞。虢。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子。養。一。也。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睦。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爲。信。○。非。達。占。云。御。覽。引。契。臂。出。血。也。歃。御。覽。引。作。啞。啞。歃。之。別。字。也。○。陶。方。琦。云。今。三。苗。作。齧。列。子。釋。文。仍。作。契。引。許。音。注。云。契。契。臂。出。血。也。歃。御。覽。引。作。啞。啞。歃。之。別。字。也。○。陶。方。琦。云。今。三。苗。注。文。略。續。節。刻。臂。上。應。有。契。字。釋。名。釋。書。契。契。刻。也。爾。雅。契。絕。也。郭。注。今。江。東。以。刻。斷。物。爲。契。斷。今。三。苗。鑿。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劓。鬻。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鑿。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髮。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放。也。○。莊。達。吉。云。御。覽。引。今。之。國。都。男。女。切。踦。也。○。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其。俗。物。與。中。國。相。反。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執。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劓。髮。文。身。無。皮。弁。指。笏。之。服。皮。弁。以。爲。爵。冠。也。指。佩。鈴。笏。拘。能。拒。折。之。容。拘。罷。圜。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鳴。玉。云。史。天。官。書。太。微。宮。垣。有。匡。衡。十。二。星。注。正。也。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也。舉。十。二。胡。貉。句。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衰。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群。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

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人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

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僕之國。徒僕不衣也。○俞樾云。廣雅釋詁。徒祖也。徒僕猶祖僕。徒與祖一聲轉。呂氏春秋異用篇。非徒網鳥也。高注曰。徒猶但也。祖與但同。結軌乎

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併色也。

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

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綵之服。五綵謂三年。暮年九月。五月三月服也。

悲哀抱於情。葬殯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陳觀樓云。能已上。亦當有不字。文子上仁篇。正作不絕人所不能已。度

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繁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爲曠日

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

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廩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綸施玉組也。綸。紼也。束。縛也。

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殯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

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冷道。九疑山。不煩於市有所廢。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於會稽。葬山陰。陽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

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王念孫云。文子上仁篇。優作擾。於義爲長。擾亦煩也。俗

書擾字作擾。與優相似而誤。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

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王引之云。上二句。卽是訓義爲宜。訓禮爲體。不須更云義者宜也。禮者體也矣。疑後人取中

庸禮器之文記於刻而寫者因誤入正文也。○昔有扈氏爲義而入。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知義  
文典謹按御覽五百二十三引禮情下有而字。○王念孫云有虞氏之祀中霤而誤也。有虞氏之祀祀當爲禮此涉下文  
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王念孫云有虞氏之祀祀當爲禮此涉下文  
專指祭祀下文夏后氏之禮今本脫之禮二其社用土。爲社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兼  
字據下文補殷人之禮周人之禮皆其禮。其社用土。爲社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兼  
用黃帝樂九其服尙黃。舜也。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祀戶。春祭先戶。葬牆置翬。翼棺衣  
韶舜所作也。其服尙黃。舜也。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祀戶。春祭先戶。葬牆置翬。翼棺衣  
簫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英爲行列。其服尙青。尙青也。般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爲祀門。  
秋祭先門。葬樹松其樂大蕤晨露。大蕤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尙白。尙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大  
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蕤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尙白。尙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大  
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其服尙赤。尙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  
虞上夏木殷金周火。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其服尙赤。尙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  
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爲  
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皆之削。○洪頤煊云  
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注隅角也。差邪也。些差聲相近。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  
晏子春秋諫下篇衣不務於隅服之削服即皆之譌字。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  
之鞵。○孫詒讓云短疑當爲矩文句者。闕文也。說文句部云句曲也。疏矩者方文也。鞵  
字疑誤。說文革部云鞵革生鞵也。此上文並說帶不宜忽及鞵履此必有譌撓也。故制禮義行至德  
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  
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  
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

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離已琢。還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十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事。以請雨。文以青黃。引作則衣以文繡。絹以綺繡。曰繡謂羅縠之也。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聲類曰。絹係取也。繡以綺繡。謂以綺繡繫之。作絹者。省不從罔耳。太平繡以朱絲。尸祝衿紱。衿純服。紱大夫端冕。冠冕也。御覽皇王部。引作飾以綺繡。殆由不得其義。而臆改也。縹以朱絲。尸祝衿紱。衿純服。紱大夫端冕。冠冕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薊而已。○莊達古云。御覽繡作芥。芥正字。繡奇字。○王念孫云。各本無言音某者。考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薊字。或音出。或以爲芥之奇字。皆不知何據。余謂繡者。薊之壤字也。草薊。卽草芥。史記。賈生傳。細故。薊兮。索隱曰。薊音介。漢書作薊。芥是芥。薊古字通。故此作薊。御覽引作芥也。○文典謹按。意林。夫有孰貴之。言芥之不貴也。○莊達古云。御覽作誰貴之哉。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引作及其用畢。則棄之土壤。夫有孰貴之。言芥之不貴也。○莊達古云。御覽作誰貴之哉。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王念孫云。天下大雨。雨本作水。以令民聚土積薪。而處丘陵。若作大雨。則非其指矣。後人改水爲雨者。以與舞處二。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字爲韻耳。不知此文。但以舞處爲韻。餘皆不入韻也。要略正作禹之時。天下大水。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武王伐紂。伯夷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言始廢于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王念孫云。遭。文選海賦注。應休。遭與從弟。君苗。君苗。書注。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引並作有。遭暮葬。藏本不爲三年之喪。始下注云。三年之喪。於武王。案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當作故爲三年之喪。高注。當作三年之喪。始於武王。藏本始字誤入正文。正文爲三年之喪。上又衍不字。則正文注文皆不可讀矣。且上文以舞處爲韻。此以行喪葬爲韻。若喪下有始字。則失其韻矣。此言武王爲三年之喪。而禹則朝死



暮葬與武王不同。非謂武王不為三年之喪也。下文云脩干戚而笑鑊插。知三年而非一日。今本非上脫而字。據上句補。干戚二字。承上文舜舞干戚而言。鑊插二字。承禹令民聚土而言。一日二字。承禹朝死暮葬而言。三年二字。則承武王為三年之喪而言。若云不為三年之喪。則與下文相反矣。要略云。武王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未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彼言武王治三年之喪。令類不蕃。以三篇皆謂武王始為三年之喪。故與要略相反矣。道應篇述武王之事。亦云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以三篇皆謂武王始為三年之喪。故高注云。三年之喪。始於武王也。載本作三年之喪。於武王也。皆由正文誤入。正文耳。劉績不知是正。又改注文為三年之喪。於武王廢朱本。又改為言始廢於武王也。皆由正文誤作。不為三年之喪。故又改注文以從之耳。○文典謹按。御覽五百五十五引。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文典謹按。御覽設教見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鑊插。鑊插。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微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王念孫云。夫能與化推移者。乃復舉上文之詞。推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孫志祖云。狐梁無注。或疑即有狐綏綏。在彼淇梁之詩。案蜀志。邵正傳。狐梁託絃以流蓋。狐與狐通也。與衛詩無涉。梁。曜北云。梁。善歌之人也。熱文類聚四十三。引注善歌。上多一古字。餘同。皆足六。歌篇二引。狐正作狐。又引注云。狐。梁。善歌之人也。熱文類聚四十三。引注善歌。上多一古字。餘同。皆足證。孫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

而歐治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

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也為

誦子上谷人也病癘入山導引輕舉假上也○莊達古云俗本亦誦作赤松蓋誤改之古字誦與松同聲通用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

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

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治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

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俞樾云前得字皆常為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

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

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子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昆侖。鉗且得仙道升居昆侖山

○莊達古云莊子大宗師篇壞昆侖陸德明釋文云壞昆侖人面獸形淮南作鉗且是害本鉗且

作鉗且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鉗且殺祖江于昆侖之陽後漢書注引作鉗且古

通因之從至之字亦與負通也堪欽亦同聲○王念孫云程錢莊說皆是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

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也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文典謹按意林引作得道一也夫稟道以通物

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

方。○王念孫云兩為字皆後人所加北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御覽資產部八飲食部十一引此皆無兩

為字齊味當為齊味字之誤也齊讀名劑味即今和字也讀若甘受和之和舊本北堂書鈔及太平御

覽引此並作齊和萬方和與齊義相近鄭注周官鹽人云齊事和五味之事又注少儀云齊謂食羹醬飲

有齊和者也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齊和分也本經篇云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鹽鐵論通石篇云庖

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新序雜事篇云管仲善斯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漢書  
藝文志云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皆其證也父案和字說文本作味今經傳皆作和從熱變也此味字若不  
誤為味則後人亦必改為和矣○文典謹按棟北堂書鈔一百其本一牛之體伐榘桷豫樟而剖梨之剖  
四十五引作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作棟齊味意林引作劑味其本一牛之體伐榘桷豫樟而剖梨之剖  
梨分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撥櫟披解也撥析理也遂順也○王念孫云如高注則榘字本作遂故訓  
也為榘而莊本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  
從之謬矣○王念孫云體字因下文又云其知馬一也其得民心鈞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一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  
樂韓風秦牙管青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  
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樂紂之所以囚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剗闕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  
槩埴坊設鑪埴堦堦皆治非巧冶不能以治金○文典謹按御覽九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屠牛  
之大屠剃截髮也○莊逸吉云御覽吐作坦垣字之訛○王念孫云力下當有可字刀可以剃毛賈子  
所謂芒刃不頓也脫去可字則文義不明自帖十三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資產部八引此皆有可字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剗字案庖丁齊屠伯也新剖始製也剗磨刀石○王念孫云劉本於剖下增剗  
刀字相似又涉上刀字而誤也刃如新剖剗刀刀不頓也○莊子養生主篇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  
若新發於硯呂氏春秋精通篇宋之庖丁好解牛用刀十九年而刀若新磨研皆其證也太平御覽資產  
部八引此作刃如新砥剗雖砥與剗不同而字亦作刃○文典謹按御覽八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衆虛之  
理也○文典謹按御覽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王念孫云巧也上當有為字下  
悲也與此相對為文太平御覽工藝部九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  
引此正作非所以為巧文子自然篇同

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鐵，運開陰閉，眩錯。連鐵，鐵發也。運開，相通也。陰，入於冥冥之眇。

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閒。○王念孫云：衆虛二字，因上文游乎衆虛之閒而誤衍也。上文說庖丁解

當言衆虛也。且心手之閒，謂心與手之閒也。則不當有衆虛二字明矣。文子作遊於心手之閒，無衆虛二字。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

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

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

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寂寞，生於寂寞。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

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所謂是與所謂非各異，文義較今本爲完。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

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

施也。施，微世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至非之非

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

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陳觀樓云：不知孰是孰非，不

知二字，因上句而衍。○王念孫云：羣書治要引此無不知二字。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撓，撓也。爲刻削者曰致其

酸而已矣。管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俞樾云：跌衽，宮

壁，疑本作跌衽中壁。跌衽，越也。言越過平公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卽涉注而誤。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也。平公曰：舍之。於此爲寡人失。孔子聞

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非韓公。韓公非韓子。韓公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

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作客有見人於季子者。注與今注

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也。撓。慢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子之賓。作子之所見

高本之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返。作反。意林及御覽四百五引。捷。直作慢。蓋許

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

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視。作異。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

見疑。王念孫云。趣。謂志趣也。七句反。趣合與身疏。相對爲文。則趣下不當有舍字。蓋即合。親母爲其子

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

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文典謹按。羊與豕。大小不甚相遠。視牛如羊。視羊不得如豕。大

無視羊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陷。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於杯水。則修。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

陷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遑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

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爲者。失之。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也。此所慕而不能致

也。王念孫云。此所慕而不能致也。義不可通。不能致。當作無不致。上文欲在於虛。則不能爲虛。高注以

爲者。失之。執者。敗之。是也。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曰。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無

不致也。所慕無不致。猶言所欲無不得。精神篇曰。達至道者。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義與此同也。今本作

爲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則又墓之而不能致也蓋性之自然非可勉強故墓之而不能致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穀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曉曉意

一曲而辟辟也小邪然忽不得復迷惑也○王念孫云然忽不得當作忽然然不得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也世所謂

五兩○莊達吉云文選注引覩作統見作候許注云統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古完與見因字形相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又作其爾此字義當作統爲是○王念孫云莊以覩爲統之譌是

也道藏本朱本注並作候風羽北堂書鈔舟部二十引注云統者候風雨者茅本又改爲候風者也而莊本從之誤矣廣韻統船上海風羽北堂書鈔舟部二十引注云統者候風雨者茅本又改爲候風者也而莊本

云統候風羽也今本羽爲作扇則高注雨字明是羽字之譌文選江賦注引許注作候風也者傳寫脫羽字耳○陶方琦云倪乃統字之譌雨乃羽字之譌玉篇統候風五兩也廣韻二十六桓統船上海風羽也

人謂之五兩又二十四緩統下云候風羽出淮南子是許注舊本作統明矣御覽引作候風扇也扇乃之羽二字漢文○文典謹按記纂淵海卷二引北堂書鈔云候風之羽楚人曰五兩與今本書鈔所引許注

小異而與廣韻正同必無須臾之閒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爲以待有爲治宋人所見真本如此也

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王念孫云治世之體羣書治要引此體作義是也○王念孫云治世之體羣書治要引此體作義是也

耳職易守事易爲禮易行責易償四者義並相近若作體則與守字義不相屬且與下是以人不兼官官三句不類矣文子下德篇亦作職易守下文云我弘師曠不可與衆同職又其一證矣

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

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鐻長脛以跖插者

孫云太平御覽地部二器物部九引此躡並作躡案躡字是也躡即跖也跖躡也文選舞賦注引淮南許注如此故高注言躡插說文宋玉篇胡瓜切兩刃也宋魏曰菜或作鈇玉篇云今爲鐻方言云

義同西鐻插亦同今人謂西爲鐻鐻是也使長脛者跖西則入地深而得土多故高注曰長脛以跖插者

使入深也。後人不識鑄字，遂妄改爲鑿。鑿惟引此作鑿，則所見本已然。  
足踴不得言跼蹙，且高注明言踴插不言踴鏹。○陶方琦云：『軍書治要』引許注脚作踴按說文踴脚也。今  
注亦作長脚是御覽七百六十四引強脊者使之負土。  
○晉強者任負而。  
○陶方琦云：『軍書治要』引許注正同。眇者使之準，因令瞎。僂者  
使之塗。  
區人塗地因其俛也。  
○陶方琦云：『軍書治要』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  
○文典謹按：『軍書治要』引所宜作所以。胡人便  
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  
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己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  
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剗闢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  
爲民業故莫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趙人好  
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  
北人無擇古隱士也。不可  
得合爲一物離而爲二也。  
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文典謹按：『御覽羽族部』鵲條  
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  
典謹按：『軍書治要』引鈐作機。  
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孫詮讓云：『秦族訓』云：『人欲  
要引鈐作機。  
經水攻具篇載爲水平槽鑿三池浮木立齒注水眇目視之三齒齊平以爲準是其遺法但彼不用管輅  
古異耳。○陶方琦云：『軍書治要』引許注與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  
今注正同案說文水準也準平也說正同  
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驥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驥褭良馬飛兔其子羆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

里者也。按治要所引乃約文。呂覽高注要義飛兔皆馬名。馳若兔之飛。因以爲名。與許君說亦有異。原道訓要義注亦當是許注。入高注者。○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兔作苑。車下有矣字。與下文終身不家矣。其行若飛。因曰飛苑也。待西施毛嫱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嫱。古好女也。○王念孫又引注。作西施絡。慕。古好女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作落。慕。案廣韻及元和姓纂。絡。落。皆姓。故改之耳。不知治要御覽所引者。原文也。今本作毛嫱者。後人不知絡。慕。所出。又見古書多言毛嫱。西施。故改之耳。不知他書自作毛嫱。此自作絡。慕。不必同也。○陶方琦云。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作西施落。然非待古之英俊。而纂落。纂。即絡。慕。元和姓譜。絡。落。皆姓也。今本乃後人習于西施毛嫱之說。而改之。○人自足者。因所有而竝用之。故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也。今本作竝者。後人依文子下篇篇改之耳。○英文典謹按。意林引。作待古。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驚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王念孫云。危爲禁。本不敢者。危猶高也。見緇衣鄭注。高爲難之事。而責之以必能。及畏難而不敢爲。則從而誅之。正與上二句同意。後人不察。而改難爲禁。禁之正欲其不敢。何反誅之乎。文子下德篇。正作危。爲難而誅之。正與上二則陽篇。匪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呂氏春秋適民。困於三威。篇。煩爲敬。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文義並與此同。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文典謹按。峭法嚴刑。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囓。獸窮則羶。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王念孫云。下易字。本作改。此因上易字而誤也。意林及文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



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指笏杖杖也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放蔡叔誅管叔周公克殷殘殘商誅紂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人也而不官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也為天下顯武楚人謂武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驥四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也處世然也○王念孫云處世本作處勢古者謂之曰便者處勢使然也莊子山木篇曰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得柘棘枳枸之間危行側視振動悼慄處勢不便者處勢使然也新序雜事篇曰玄蟻在枳棘之中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踐行處勢不便故也史記樂澤傳曰聚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漢書陳湯傳曰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故又史記楚世家曰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有與又同淮南傲真篇曰處便而勢利處勢或曰勢居逸周書周祝篇曰勢居小者不能為大賈子過秦篇曰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其勢居然也淮南原道篇曰故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鵠過濟猶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或言處或言勢或言處勢或言勢居其義一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慝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王念孫云箕子二字因下文從箕子視比干而衍下文曰伯夷叔齊非

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豫讓要離非不知伯夷叔齊非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皆與此文同一例。若有箕子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安視伯夷。則慙矣。從伯夷視管安。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十四引淵藏作沉淵。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孟諸。梁相從車百乘。志尚未足。莊子見之。棄其餘魚。見惠施之不足。故棄餘魚。歸胡飲水數斗而不足。譚胡。汗。鯁。鮪。人口若露而死。周書王會篇。歐人蟬蛇。彼以蟬為蟬。與此以蟬為蟬。可互證。說文虫部云。蜎。蟬也。或从舟作蜎。與鮪形近。因而致誤。蟬常為飽亦形之誤。艸書二字相似。遠形訓云。蟬飲而不食。荀子十略篇亦云。飲而智伯不食者。蟬也是。蟬雖飲而不多。故云入口若露而飽也。然許注已以魚名為釋。或後人所增。竄與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中行地澹足也。林類榮啓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謹按。御覽六百八十九引衰作衰。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文典謹按。白帖十六引注云。冰炭炭熱。無時得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十四引人上有主字。各樂其所安。致其所嚮。謂之成人也。躋至故以道論者。總而

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苛作荷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

經作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揭作揚注同為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

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逐作遠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文典謹按羣書

遠於煩撓爭為僂辯。久稽而不決。○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及宋本並作久積而不決無益于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

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

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强者。無以

揜形。○文典謹按其耕不強其織不強兩強字於辭為複羣書治要引作其織不力宋本同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溢作裕姦邪

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姦邪

書治要引許注成荆古勇士按史記范雎蔡澤列傳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也而死呂覽論威成荆致死于韓王古荆慶字通成荆或作成慶漢書景十三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師古注成慶古勇士見淮

南子是淮南舊本或作成慶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

之淳。○文典謹按淳厚也。○陶方琦云。文選陸機招隱詩。法王元長。永明策秀才文。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澆。許注。澆。薄也。按文選注。澆。與。梁。同。非。許。原。注。莊。子。繕。性。澆。醇。散。機。釋。文。本。作。澆。澆。同。澆。孟。子。則。地。

有肥磽趙注磽薄也析天下之樸。牯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

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噬其口。○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

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挈澆淺。○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

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與衣纂錦纂綸也馬飾傳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

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文典謹按則夏與下文冬則羊裘解札不一律初學記人部中御覽四百八十五引並作夏則二十引作則夏疑後

人據已誤之含煎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莊達吉云御覽兩引一冬則羊裘解札達吉云御覽兩引一

引解札作蔽體一引仍作解札有注云解札爲裘如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莊達吉云御覽引

其解尚之尙也解讀之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星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庸不足以論之○王念孫

論字之誤也論或作喻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引此作不足以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

之閒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論作倫賦注引並作守正修理文選東都賦注東京賦注

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王念孫云由是當爲是山由與猶同羣書治要引此亦並作

猶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文典謹按羣書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

原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農事廢夫飢寒竝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文典謹按古

詞羣書治要引乃宋本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鄭觀樓云仕鄙當爲仁鄙字之誤也仁

正作仁鄙本經篇曰毀譽仁鄙不立漢書董仲舒傳曰性命之情或天或人或不仁或鄙○文典謹按

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王念孫云

之誤也荀子勸學篇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大戴禮作沈魚江河決流爲句一鄉二字下屬爲句非以沈

一鄉爲句江河之決所沈非止一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江河決流又輕足先升升字與上文相複羣

先會治要引作輕足者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  
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  
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王念孫云此用孟子語則水  
此皆作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文典謹按意林引實作貨御覽九故物豐則欲省○文典  
求水火林書治要引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菰子利不足也文生子殺置之○俞樾云或人即國人也說劉氏持  
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漢劉氏謂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世亂則君子  
爲姦而法弗能禁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注作刑

卷十二

道應訓道之所行動物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曾國藩云此篇雜徵事實而證之

子語證之凡引五十二處○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題篇字乃許慎注本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又問於無爲無爲有形也曰子知道乎無  
爲曰吾知道故知道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  
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竊可以明○俞樾云竊讀爲幽故與明相對禮記玉藻篇再

之通作也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有之氣也。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竊。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王念孫云。弗知之深。之字當在。上文無爲下。無爲之知。與無窮之字。則與下二句不對。莊子知北遊篇。作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則文不成義。弗知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弗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是其證。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王念孫云。形之不形。當依莊子。作形之不形。郭象曰。形自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竟無物也。少一形字。則義不可通。列子天瑞篇。亦云形形。形者。未嘗有。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見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讎。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俞樾云。中字衍。文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論篇。並作若以石投水。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齊二水名。○文典謹按。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王念孫云。誰當爲唯。字之誤也。言唯知言之謂者。乃可與微言也。呂氏春秋精論篇。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心知之言。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

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浴室楚殺白公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

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魏惠王也○陶方琦云羣書已成而示諸先生○文典謹按卽

有注云示爲國法先生皆善之類○王念孫云先生二字於義無取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集韻引示下有之字又先生皆善之類篇民字古作兜人字唐武后作至疑兜誤爲先生至誤爲生也○俞越云

先生乃老有德者之稱。惠子爲國法而示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尺牘。校云一作良人。此當以良人爲是。序意篇良人請問十二紀高注曰良人君子也。然則諸良人卽諸先生。

生也。若是民人，則惠子豈能一一示之，且使民人皆以爲善，則其可行也必矣。下文翟煎何以云善而不可行乎？王氏念孫反以民人爲是，而欲改淮南以從之，誤矣。○文典謹按：俞說是也。先生乃周季恆言，莊

子以文學取所謂先生者皆指長老有德者而言辭本明顯無可疑王氏乃欲改之其失也鑿矣奏之

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王愈稱云曰善上當有翟煎一字以示翟煎翟煎曰善與上文示

秋作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皆其證○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四引翟翦作翟璜惠王曰善可行乎

於一事爲所。李獻吉曰：西上人謂著力幹此事，則呼爲所。虺比是重効力之歟。且是與邪行致至之乎哉。

然而不用者。不若比其直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辭。○王念孫云。有禮當爲在禮字之誤也。在與攷。老子曰。謂所許聲相近。詩伐木許許。說文引作所所。云伐木聲也。此舉重蕢人之歌也。豈無奠律泐楚之音哉。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首術說齊王田駢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文典謹按御覽

寡人之治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

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

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

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篡

食其財而分人。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王念孫云。石乙當爲石乞。字之誤也。乞。卽乞之省文。非從

儒篇。呂氏春秋分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

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

白公也。葉公殺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嚮也。何以

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陶方琦云。御覽九百二十七引許注。梟子大食其母。按大應作長。職篇高注亦云。梟愛養其子。長而食其母也。意林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闕子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闕子。趙氏臣。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

稷。忍羞。襄子能柔。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

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

其首以爲飲器。飲。溺器。梓榼也。○莊達吉云。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楮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章昭說。飲器。梓榼也。皆爲酒器。非溺器也。疑此酒字譌溺。故老子曰。知其

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

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憲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王念孫云。德將來附。若美本

作德。將爲若美。此後人因上句



神將與舍而妄改之也。若亦女中，德將爲若美道，將爲女居相對爲文。若改爲德將來附，則若美二字不成立矣。此文以度舍居故爲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舍古讀若庶），故與度居故爲韻。後人讀舍爲始夜反，或入韻改此句爲德將來附，以度爲韻。不知古音在御部，附在候部（說見六書音均）。附與度非韻也。莊子知北遊篇作德將來附，而道將爲女居。文子道原篇作德將來附，而道將爲女居。皆其證。○曾國藩云：『悲乎，莊子知北遊篇作曉焉，言未卒，留缺繼以讎夷，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王念孫云：『直實，知三字。文不成義，當從莊子。』文子作真其實，知今生子所引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也。漢魏遺書本改墨墨恢恢無心可以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王念孫云：『攻翟上當有使字。襄子要引此有使字。晉語曰：『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列子說符篇同。』是其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俞樾云：『飄風暴雨下脫不終朝三字。老子曰：飄風三日而滅也。』

三治要引許注：『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俞樾云：『飄風暴雨下脫不終朝三字。老子曰：飄風三日而滅也。』

今日脫不終朝三字，則若飄風暴雨亦不須臾者失其義矣。列子說符篇正作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可據以訂正呂氏春秋備大篇亦脫不終朝三字。○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言其不能終日按呂覽廣大日中不須臾高注易曰日中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以其及我乎。』○王念孫云：『今朝兩城下本則仄故曰不須臾其說與許亦異。』

作一朝而兩城下此後人嫌其與上文相複而改之也不知此是復舉上文之詞當與前同不當與前異若云今一朝兩城下則與上句今字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一朝而兩城下列子呂氏春秋並同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也。』○王念孫云：『訓本於此下增本無此句非案列子呂氏春秋皆有此句羣書治要引淮南亦有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此句則劉增是也莊本作持之者其難也則與上句不對非是』



巧字於有力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下文云雖有力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不敢擊亦無巧字也列子呂氏春秋皆無巧字

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王念孫云愛利之下不當有心字此因上文未有愛利之心而誤衍也文

利之亦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此下凡四事皆累于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為上

無心字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曾國藩云累者層累也刺不入擊不中一

層也弗敢刺弗敢擊二層也無其意三層也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

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

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

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王念孫云老子曰下脫勇於敢則殺一句兩句相對

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皋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武王之佐五人周

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

不勝驥託於車壯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騶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騶趨則頓走則顛常為

騶鼠驅驥取甘草以與之騶鼠能乘虛而走不能上騶鼠有患害騶鼠驅驥必負而走○莊達吉云爾雅曰

印印距虛比為印印距虛比甘草即有難印印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騶攷此獸唯爾雅作西方呂不韋

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解字與爾雅同郭璞注之曰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

共行一作濁鹿古字獨濁涿相通故借用之廣武涿鹿地居西北相近故一稱北方一稱西方也解字鑿作鑿從虫驅驅作巨虫印作蚤字為正然則作印者省作距者借作及驅驅者別也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襄分為西文君謂杜赫曰昭字當依上句及呂氏春秋務大補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王念孫云呂氏春秋察微篇說苑政理篇家語致思篇姜上俱有義為長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王念孫云教順上本無受字此因上文不受金而誤衍也教順即相屬矣說苑家語並作教訓也訓順古多通用不煩引證教訓上有受字則與下四字義不導可施於百姓其證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王念孫云知禮本傳知化知事理之變化也見子贖之不受金而知魯人之不復贖人達於事變故曰知化齊俗篇曰唯聖人知其化呂氏春秋驕恣篇曰智短則不知化知化篇曰凡知貴也貴知化也非謂其知禮也俗語禮字或作此形與化相近化誤為礼後人因改為禮耳齊俗篇述此事而論之曰孔子見之以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即此所謂知化也故下文引老子見小曰明之語呂氏春秋論此事曰孔子見之以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即子可謂通於化矣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侯之相吳之所以以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以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入者天下鮮矣僑則

恣恣則極物。能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入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寧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任。我輩也。詩曰。以商於齊。幕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桓公從者甚衆。寧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繫牛角而疾商歌。○莊達吉云。疾。太平。○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俞越云。舉難篇。其者上有之字。當從之。猶是也。之。歌者。即。是。歌者。也。無之字。則文不備。序。難。事。篇。作。此。歌。者。也。猶。是。也。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王。念。孫。云。及。當。為。桓。公。反。而。至。於。朝。也。呂。氏。春。秋。從。者。以。請。桓。公。繫。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也。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王。念。孫。云。合。當。為。今。言。用。人。不。可。求。全。也。全。合。並。作。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宣。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宣。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文。典。謹。與。翟。人。奚。以。異。莊。子。讓。王。篇。作。為。吾。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語。意。較。完。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為。天。下。號。也。大王宣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

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王念孫云所自來者上當有生之二字此承上文保安

而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爲篇文子上仁篇皆有生之二字則文不成義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柰

何江海之上言志在于己身心之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己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

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己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

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

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詹黈云立字無義疑主字之誤○文典謹按列子

說符篇及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本書或作寡人得奉宗廟社稷可據以訂正詹說非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

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王念孫云任當爲在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執一篇作爲國之本在於爲身列子說符篇作故本在身皆其證楚王

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

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依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王念孫云輪人當依莊子天道篇作輪扁輪扁之名當見於前不當見

於後也高注輪扁人名四字本在此句之下因扁誤爲人後人遂移置於下文輪扁曰云云之下耳○陳觀樓云其人在焉當作其人焉在故高注云問作書之人何在○詹黈云焉猶乎也儀禮喪服傳曰野人

猶曰其人在乎故桓公告之曰已死矣莊子天道篇作聖人在乎與此文異而義同桓公曰已死矣輪

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粕二字○詹黈云粗糟之精也○方琦云莊子釋文引許注作粕已澆粗糟也今注之精二字○詹黈云粗糟之精也○一切經音義引作已澆糟曰粕也澆卽澆字糟上敦

一粗字。又倒易其文耳。說文：糟粕。桓公悻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意也大徐則甘而不固。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俞樾云：君字衍文，涉下文君自行之。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若此文有君字，則下文不可通矣。○文典謹按：說苑君道篇：韓詩外傳：並有君字。俞說未諦。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王念孫云：却當爲劫字之誤也。韓詩外傳：去亦劫之誤。韓子外儲說左篇：作劫宋君而奪其政。其證二柄篇又云：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史記李斯傳：亦云司城子罕劫其君。又說林篇：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却亦當爲劫。穆穆篇曰：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是其證。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上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俞樾云：韓非子喻老篇：周下有塗。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難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王念孫云：知者藏書，本作知者不藏書，與知時者無常行相對爲文。舞之，御覽引焚下有其字。韓子同據高注云：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

相請飲請莊王許諾。○王念孫云：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莊王許諾下有子佩具於京臺，莊王不往，置酒也。莊王許諾，明日共十二字，今本脫去，當補入。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此子佩作子瑕，亦云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京臺二字，古同聲而通用，故今本京臺作強臺。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徒跣也，揖舉手也。○王念孫云：太平御覽改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帝箋注：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引許注：果誠也。按誠一本作成，論語當據改。行必果，皇疏引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與南公陵書注引此文作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不能自反，又引高注：京臺，高臺也。方皇，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驂脅，使大澤也。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過曹，無禮焉。祖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餽，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餽，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于干遂。○王念孫云：為吳兵，先馬走，當作先馬為吳兵。先馬，今本吳王作吳兵，涉下文襄子起兵而誤。其走字，則涉注文而衍也。據注云：先馬，包走先馬前，則正文無走字，明矣。為吳王先馬，即上文所謂身為臣也。若作吳兵，則非其指矣。越語曰：其身親為夫差前驅。韓子喻老篇曰：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



者十丈。○王念孫云此當作襄子起兵攻之之句。圖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今本之圖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九引此不誤。韓詩外傳作襄子與師而攻之。圖未市而城自壞者十丈。新序雜事篇作襄子率師伐之。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文典謹按。意林引於此作之。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乍入乍出也。若其一。○王引之云。此當以若亡其一為句。莊子徐無鬼篇。天下馬有成材。若卸若失。若喪其鬃鬣不及也。若其一。陸德明曰。言喪其耦也。齊物論篇。嗒焉似喪其耦。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為耦。此言若亡其一。亦謂精神不動。若亡其身也。高讀則失其韻矣。○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其一二字。上下無所屬矣。且一與失微為韻。如高讀則失其韻矣。○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僕僮纏采薪者。九方堙。○王念孫云。供當為共。此因字而誤。加人音也。蜀志。郗王傳注。引此正作共。列子。說符篇。同。纏字之義。諸書或訓為繞。說文。或訓為束。廣雅。無訓為索者。纏當為纏字之誤也。說文。作纏。索也。字或作纏。坎上六。係用微纏。馬融曰。微。纏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微。兩股曰纏。故高注云。纏索也。若作僮纏。則義不可通矣。列子及邵正傳注。有帖。九十六。纏字亦誤。作纏。蓋世人多見纏。少見纏。故傳寫多誤耳。管子。乘馬篇。縑纏得入焉。今本纏字亦誤。作纏。唯宋本不誤。韓子。說疑篇。或在固縑。縑索之中。今本亦誤。作纏。唯道藏本。列子。釋文。作纏。音墨。足。正。今本之誤。又說林篇。縑紐之。縑。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子溺者金玉。今本溺上有拯字。乃涉注文而衍。此謂與溺者金玉也。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有拯字。亦後人依誤本。高注自謂金玉非拯溺之具。亦非謂與溺者金玉也。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有拯字。亦後人依誤本。加之。其人事部三十。引此無拯字。文子上。德篇。亦無。今據刪。不若尋常之纏索。案尋常之纏索。本作尋常之纏。其索字。則後人所加也。高注同。此文以佩富縑為韻。若作纏索。則失其韻矣。文子。作。不如與之尺。案亦改。而失其韻。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七。珍寶部。九。引此。並作尋常之纏。雖誤為纏。而纏下俱無索字。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

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注：○王念孫云：「求下脫馬字，郅正傳。」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王念孫云：「在下本有其字，後人以意刪之也。爾雅曰：『在察也。』察其內，即得其精也。忘其外，列子同。白帖引作『見其內而忘其外』，雖改在爲見，而其字尙存。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若楚大夫，公在魏者也。」○王念孫云：「此許注也。宜若當爲宜咎字之誤也。史記六國表：『韓世家』並作『宜咎』。解引淮南許注云：『屈宜曰：『楚大夫，公在魏者也。』』正與此注同。說苑指武篇亦作『屈宜曰』。橫謀篇作『屈宜咎』。是曰『咎』，古字通。屈宜曰之爲『咎』，亦猶『王宜曰』之爲『咎』。宜咎字，○陶方琦云：『史記集解四十五引許注：『屈宜曰：『楚大夫，公在魏者也。』』按『宜咎』當是『宜咎』之譌。史記韓世家作『宜咎』，引許注亦作『宜咎』。古本多作『宜咎』。白也說苑指武篇亦作『屈宜曰』。橫謀篇作『屈宜咎』。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王念孫云：「爲人本作爲之，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爲之謂爲楚國之政也。下文將衰楚國之爵，屈子曰：『將而平其制祿云云。』正承此句言之。若作爲人，則與上下文全不相涉矣。說苑指武篇正作爲之。」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王念孫云：「字謂因時而動與天下爭利也。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說苑有以字。」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俞樾云：「本字無義，乃去字之誤。下文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說苑指武篇作『始人之所棄逆之至也』。彼作棄，此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

作始尤爲無義。始乃治字之誤。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爲治人所去。言取人之所去者而治之也。文子下德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治字不誤。可據以訂正。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起爲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起爲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俞樾云。此本作嗟。句須夫子也。嗟乃歎辭。說苑指武篇作嗟。且待夫子也。是其證也。嗟字闕壞。高注遂以差須連讀。而釋之曰。猶意須也。失之甚矣。惕然曰。尙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形之徒。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文典謹按。傳寫宋本三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王念孫云。韋字因上下文而衍。呂氏春秋制樂篇。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新序雜事篇。論衡變虛篇。皆作子韋。復言矣。無韋字。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二天必有三賞君。○王念孫云。次句有字。因下文故有三賞而衍。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

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

君移年二十一歲。○王念孫云：七里當爲七星，字之誤也。古謂二十八宿爲二十八星，七星七宿也。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舍行七星，又新序論衡舍行七星下皆有星當一年四字，於義爲

長舍行七星，三舍則行二十七星，星當一年，故延年二十一歲也。呂氏春秋亦云：星一徙當七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

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

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

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名也。○文典謹按：一北堂書鈔百三十八御覽七百七十引並作北藝文類聚七十一作

水。使嗟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王念孫云：故下文云：公孫龍納善呼者

一事而言，聖人不棄伎能之士，非引古語爲證，不當有曰字。下文故老子曰：云云，方引老子之言以證之。耳下文曰：故伎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今本故下有曰字，誤與此同。又曰：故人主之嗜欲見於外，

則爲人臣之所制。又曰：故周鼎著饌而使敵其指。此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又曰：故大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將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

圭，比附庸之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

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

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

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能失信，得原。吾

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能失信，得原。吾

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予，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

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

給。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者；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

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

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王念孫云：是以當依列子說，符篇作以是。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

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鉤，擊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

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

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磨也。文王三

也。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

而善謀。○俞樾云：行字衍文也。下云：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

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入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

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

仁，食自死之獸，日

行千里雞也。玄玉百工。三玉爲一工也。大貝百朋。五貝爲一朋也。○俞樾云：三玉爲一工，他無所見，疑本作玄玉百朋。新神馬也。八年左傳：賜玉五穀，僖三十年傳：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國語：魯語行玉二十穀，穆天子傳：於是載玉萬穀，杜預：章昭郭璞注：並以雙玉說之。穀卽玉之或體，是古人用玉，率以玉計，未聞其以工計也。蓋玉字闕壞而爲五，後人因改爲工，又改高注二玉爲三玉，以別異於玉。至朋之訓，五貝本詩：菁菁者莪，篇鄭箋：然正義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玄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成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然則高氏泥鄭箋五貝之說，以注此文，殊非塙解。古者實以二貝爲一朋，周易損六五：十朋之龜，李鼎祚集解：引崔憬曰：雙貝曰朋，得之矣。詩七月：篇朋酒斯饗，毛傳曰：兩樽曰朋，貝以兩爲朋，猶樽以兩爲朋也。此云玄玉百朋，大貝百朋，皆以兩計。玄玉百朋，玉百朋者，玉二百也。大貝百朋者，貝二百也。其數正相當矣。玄豹黃熊，青猊野犬，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四引作文王歸自商。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爲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削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曰相匠也。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佚也。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念孫云：使之時而敬順之，順與慎同。並作使之以時，是其證。其度安在？劉本改至爲在，而莊本從之。案其度安至者，謂敬慎之度何所至，猶言當如何敬慎也。下文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言敬慎之度所至也。若云其度安在，則謬以千里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正。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犧神農之間，有共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

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王念孫云：奚適其無道也？孟子告子篇：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秦策：疑臣者不適三人，適並與齊同。史記：甘茂傳：疑臣者非特三人，言豈特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之讀為音而誤，以為適齊適楚之適，故改有為無耳。莊子：肱篋篇：本作何適其有道邪？適亦與音同。今本作何適而無有道邪？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而無二字，亦後人所改。唯有字尚存。呂氏春秋：當務篇：正作奚齊其有道也。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莊遠吉云：御覽此下有禁有善為儉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儉也。○王念孫云：臣儉也。○王念孫云：臣儉也。○王念孫云：臣儉也。也。下文市儉進請曰：即承此句言之。今本脫楚市二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引此，並作臣楚市儉也。願以技齋一卒。○王念孫云：卒，足也。○莊遠吉云：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引此，並作臣楚市儉也。願以技齋一卒。○王念孫云：卒，足也。○莊遠吉云：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引此，並作臣楚市儉也。願以技齋一卒。一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儉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王念孫云：之禮，當為禮之。上文出見而禮之，即其禮。蜀志：郤正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傳注引此，正作何為禮之。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儉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儉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王念孫云：郤正傳注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引此，並作臣楚市儉也。願以技齋一卒。○王念孫云：卒，足也。○莊遠吉云：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引此，並作臣楚市儉也。願以技齋一卒。有出字於義為長。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王念孫云：明又復往取其枕，北堂書鈔：百二一七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王念孫云：明又復往取其枕，北堂書鈔：百二一七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枕作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王念孫云：明又復往取其枕，北堂書鈔：百二一七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若以又復二字連讀，則明字文不成義。後人不知又為夕之誤，故又加日字耳。儉以夜往，故言夕。上文曰：倫則夜出是也。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引此作明夕取枕。明夕取簪，陳禹謨：依俗本於取簪上加又字。而夕字尚未改。太平御覽：四引，皆作齊師聞之。○莊遠吉云：御覽：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明夕復往取其枕。明夕復往取其簪。齊師聞之。作於是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

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王念孫云：楚君當爲楚軍聲之謨也。郤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楚軍，則還

通用不煩引證。劉績不曉則字之義改。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王念孫云：故曰無細而能薄，

則爲乃而諸本從之。莊本同。斯爲謬矣。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王念孫云：故曰無細而能薄，

君能用，人則細伎薄能，皆得效其用也。今本衍曰字。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衍說見前。故曰下。又脫伎字及下無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兩引此文，並作故伎無細能無薄。故老子曰：不善

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弃智，入於無爲也。仲尼曰：可矣。猶

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

自忘其身。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

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

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

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

威。○俞樾云：威乃威字之誤。威讀爲滅，言能滅之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正作滅。又按呂氏春秋此句下，今

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

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

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

襄公晉文公子。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





引作碑下論衡同。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倨為倦龜殼也。蛤梨海蚌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

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莊達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渝解也。王念孫云此本作至長不渝解今本

無解字者。後人不曉渝解二字之義而削之也。不知渝與解同義。太玄格次三裳格繫鉤渝范望曰渝解也。字亦作愉。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高注曰愉解也。綈緩也。又方言愉揶揄也。解輸脫也。郭璞曰揶揄脫耳。文選七發揶揄恬怠輸寫。漢濁李善注引方言愉揶揄也。解輸揶揄也。而義同。太平御覽引作至長不渝。解蜀志注引作長不渝。解論衡作至長不渝。解字雖不同而皆有解字。

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齟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

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鑿奧

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若我南游乎閭宣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莊達吉

方音云。○盧云。昭云。黨當訓所案釋名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又公羊文十三年傳云

往黨衛侯會公子喬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子斐何休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史記齊世家萊

人也。案此亦齊人語。然上黨在晉而亦以所為黨。則不言公子徒衆何所適。東開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

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胸。○王念孫云東開鴻濛之光開當為關。關字俗書作開。唐顏玄孫千祿字書曰

開吾喉釋文開本亦作關。楚策大關天下之匈。今本關誤作開。漢書西南夷傳皆案此國而關。蜀故徵史

記關誤作開。說文管十二月之音。物關地而牙故謂之管。今本亦誤作開。關與貫同。維記輪人以其杖

轂而輟輪。關轂即貫轂。漢書王嘉傳大臣括髮關械。關械即貫械。今人言關通。即貫通。鄉射禮不貫不釋

古文貫作關。關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察一而關於多。家語入官篇。關作貫。史記儒林傳。履雖射禮不貫不釋

漢書關作貫。東貫鴻濛之光。謂東貫日光也。見上注。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義與此貫字同。太

平御覽楚辭補注。引此作東開鴻濛之光。則所見本已誤。論衡作東貫鴻濛之光。蜀志注。引此作東貫鴻

濛之光。貫關古字通。則開為關之誤。明矣。視焉無胸。本作視焉則胸。胸與眩同。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視

忽而無見兮聽論悅而無聞此云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詞義本遠遊也蜀志注引此正作  
視焉則詞論衡作視焉則營與陶古字通也說字從目句聲大雅江漢篇來句來宣鄭箋曰句當作營  
史記太平御覽所引徐廣曰句一作營句之通作營猶陶之通作營矣道藏本作視焉無陶者涉上句無字  
而誤太與視同義視焉無則失其韻矣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水汰沃四海與天之際其餘一舉而千萬里  
且陶與天爲韻若作陶則失其韻矣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水汰沃四海與天之際其餘一舉而千萬里  
千萬里汰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  
汜之外也汗漫不可知之也吾不可以久駐○王念孫云九垓之外本作九垓之上高注本作九垓九垓之上  
之外九垓九垓不可知之也吾不可以久駐○王念孫云九垓之外本作九垓之上高注本作九垓九垓之上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專精屬意逝九閼如淳曰閼亦陔也淮南子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陔重也謂  
九天之上也司馬相如傳封禪文上喝九垓如淳注所引亦與前同又論衡及蜀志注太平御覽文選郭  
璞遊仙詩注張協七命注並引作九垓之上李白廬山謠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即此篇  
之語則李詩所見本亦作九垓之上御覽又引高注云九垓九垓九垓九垓九垓九垓九垓九垓九垓九垓  
九垓之外復於注內加之外二字以曲爲附會甚矣其妄也又案吾不可以久駐駐字亦後人若士舉  
所加論衡作吾不可久蜀志注文選注太平御覽並引作吾不可以久則久下原無駐字明矣若士舉  
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極治楚人謂恨不悖若有喪也○王念孫云止  
爲句極治疊韻字言其心極治然也高注楚人謂恨不得爲極治也乃止駕爲句心極治爲句悖若有喪也  
心棘書心字作也止字或作也二形相似又涉上句止字而誤也乃止駕爲句心極治爲句悖若有喪也  
爲句極治疊韻字言其心極治然也高注楚人謂恨不得爲極治也乃止駕爲句心極治爲句悖若有喪也  
通心不怠恨若有喪不怠即極治也極治之借字則止爲心字之誤明矣莊本刪去止字非是○俞樾云王氏念  
孫謂止極治之止乃心字之誤是也極治之義高注曰楚人謂恨不得爲極治也其言實極治即不怡也不  
怡二字本於虞書古人習用之國語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聽朝不怡此言心不怡非  
必楚語因聲誤而爲極治其義始晦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喜句心不怠即乃止駕心不怡也喜者嘉字  
之誤駕之段字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十寸爲尺而自以爲遠豈不  
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

子朝秀本作朝秀高注同今作朝菌者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改之也文選辯命論朝秀晨終李善注引淮南  
也生水上似蠶蛾一名茲母廣雅釋蟲朝蠅音秀朝蠅引正文及許注俱作朝秀今本作朝菌乃因莊子而改  
文不得據彼以改此也○陶方琦云文選注御覽引正文及許注俱作朝秀今本作朝菌乃因莊子而改  
莊子逍遙遊朝菌不知晦朔者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改之也文選辯命論朝秀晨終李善注引淮南  
朝秀秀即朝蠅字廣雅朝秀朝蠅也即本許注玉篇朝蠅思又弋久二切朝生莫死蟲也今許注既解為蠶  
名草母即引淮 蟪蛄不知春秋蟪蛄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王念孫  
南許氏注文引淮 蟪蛄不知春秋蟪蛄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王念孫  
作寔音伏子呂氏春秋具備篇同案諸書無謂寔子賤為季子者季當為孚字之誤也孚與寔聲相近  
子之為孚子猶寔機之為庖犧也齊俗篇實有見人於寔子者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六引作孚子季書  
治要作季子故知寔通作孚字誤作季也○陶方琦云而巫馬期繞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陶方琦云  
琦云季書治要引知寔通作孚字誤作季也○陶方琦云而巫馬期繞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陶方琦云  
子也與今注正同史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陶方琦云見得魚釋之○王念孫云太平  
記呂覽並作巫馬旗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陶方琦云見得魚釋之○王念孫云太平  
漁者得財舍之釋之軍書治要引作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是其證秦族篇亦云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夜  
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漁不盈尺不  
按軍書治要引人下有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  
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王念孫云各本及莊本  
不誤軍書治要引此正作 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曰水之精物也曰罔兩  
誠呂氏春秋家語並同 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曰水之精物也曰罔兩  
者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也扶桑日出之木  
且澤出 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閭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于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王念孫云。就視當依莊子知北遊篇作執視字之誤也。執與熟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爲父復讎起兵亂。因思慮之也。○文典謹按。爾雅釋詁。廣雅釋詁。四慮。謀也。呂氏春秋安死篇。高注。慮。謀也。罷朝而立。倒杖策。鋸上貫頤。策。馬。擗。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鋸。倒。杖。策。故。鋸。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輔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囚。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莊。遠。吉。云。後。漢。書。楊。震。傳。柴。門。謝。客。三。國。志。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栗。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臨。弓。絕。絃。去。舍。露。以。萬。兵。柴。道。與。此。柴。字。義。同。卽。塞。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栗。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臨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想。之。

○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王念孫云望之謂之當因下謂之而誤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正作望而謂之呂氏春秋傳志篇同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爲莫邪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挾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來爲之主也飲非謂柂船者曰柂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俞樾云嘗下脫見字下文對曰未嘗見也嘗見字與此相應呂氏春秋知分氏春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瞋目敦然攘臂拔劍○王念孫云瞋目二字與攘臂拔劍事不相類瞋目秋案敦然二字當在瞋目之上而讀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以敦然瞋目攘臂拔劍作一句讀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俞樾云已乃人已之已已上當有全字呂氏春秋正作棄劍而全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俞樾云載當作載聲之誤也載下脫不以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更計也○孫詒讓云此人當作又又以爲從未足也句斷呂氏春秋離篇作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王念孫云失從之有以橫說魏王有與又同

志今本之作心者因志字而誤有與又同此言魏王既不能合從又不能連衡也呂氏春秋離謂其所

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倭而使斲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

不可也○王念孫云不可下脫為字呂氏春秋作先王有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

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門之要也門之要在門外○孫詒讓

智為不以能杜然後能開言門以開閉為用若匠人為門但能開而不能閉則終未知為門之要也○文子開

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開言門以開閉為用若匠人為門但能開而不能閉則終未知為門之要也○文子開

可據以校正○墨者有田鳩者○田鳩學墨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東也○陶方琦云文選七發注謝玄

引許君淮南注作裝束也○當即此處注或舊本作裝又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留於秦周年不得見

引作裝飾也○思玄賦簡示辰而傲裝注亦曰裝束也○詩出車箋裝載物而往義同○留於秦周年不得見

文○吾留秦三年嚴之則作三○是也○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文選謹按意林引子以節

使於秦至因見子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陳觀樓云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

予之將軍之節六字乃是上文子以節句注語今誤入此句中○文義遂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

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揮也○

無義高注曰掩猶揮也○義亦未詳掩乃扶字之誤○管子宙合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掩猶揮也○

此所謂筦子為飛而維繩者王氏念孫引陳觀樓說謂當作此筦子所謂為飛而維繩者按為飛準繩本

管子宙合篇其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部不可平以準○即說為飛準繩之義也○然則此云大人

之行不扶以繩亦本管子掩字之誤無疑矣○宙合篇又曰夫繩扶撥以為正○即此扶字之義因扶字闕壞

止存扶形○淺人遂以意補成掩字耳○文選謹按意林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為飛而維繩者○言為

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不可繩也。以喻飛鳥。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陳觀樓云。此所謂筦子。當作此筦子。所謂。羣飛而維。當作鳥飛而準繩。案管子宙合篇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云云。大意謂鳥飛雖不必如繩之直。然意南而南。意北而北。總期於還山集谷而棲止。則亦與準於繩者無異。所謂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也。故此云。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今本鳥誤作羣。準誤作維。準字俗省。作維。又因下繩字而誤從系。則義不可通。注內羣字。亦鳥字之誤。而云從下繩維之。則高所見本已誤作維矣。○澄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王念孫云。金鐵者。一本作鐵。一本作鍼。而後人誤合之耳。文選沈約貽京邑游好詩。注。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二。引此皆無鍼字。文子上禮篇。作金鐵。而後人所改。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王念孫云。隱字蓋蔽字之注。而誤入。正見於外。○王念孫云。治要所引如是。今本文子金鐵作金石。乃後人所改。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王念孫云。隱字蓋蔽字之注。而誤入。正問於叔向曰。昔六將軍。○六將軍。韓趙魏也。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安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王念孫云。劉本注。文房星作駟房。朱本漢魏叢書本。並動。乎。同。案正文。本作句星。在駟心之間。注本作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道藏本注。文房星上脫駟字。對本房下脫星字。若正文之駟心。作房心。則涉注文。守房心而誤也。莊伯鴻不知正文。房為駟之誤。又改注文之駟。房為房。駟以就之。斯為謬矣。駟為房之別名。故須訓釋。若房心為二十八宿之正名。則不須訓釋。爾雅。天駟。房也。以房釋天駟。不以天駟釋房。高注。釋駟而不釋心。即其證。太卜曰。然。安子出。太也。晏子春秋。外篇。作昔吾見句星在四心之間。即淮南所本。句與句同。四與駟同。太卜曰。然。安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齊人也。曰。安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



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爲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浮，罰也。以酒罰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醕，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右。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願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王念孫云：揖與挹同。集韻：挹，或作揖。荀子：議兵篇：挹指麾。富國篇：作拱揖。文選：爲幽州牧。與彭寵書：注引：若韻篇云：挹，損也。挹與損義相近。故曰：挹而損之。作揖者，借字耳。劉結不達，而改揖爲益，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後漢書：杜篤傳：注引此：正作挹而損之。荀子：宥坐篇：說苑：曰：何謂益而損？教慎篇：並同。韓詩外傳：作抑而損之。抑與挹聲亦相近。故諸書或言抑損，或言挹損也。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王念孫云：劉本改儉爲陋，陋爲儉而莊本從之。案說文：儉，約也。廣雅：陳注曰：陋，小也。亦與富貴廣大相對不當。改爲儉，杜篤傳：注引此：正作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狹，狹亦陋也。德施天下，貴廣大，守之以陋，與道藏本同。文子九守篇：作多聞博辯，守以儉。富貴廣大，守以狹，狹亦陋也。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文典：謹按：意林引作：未得獸者，唯恐創多。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塞其兌，是也。道全爲

